
恐龍夢幻國
詹姆士・傑尼
貓頭鷹出版社
恐龍夢幻國
詹姆士・傑尼
ISBN 957-8686-11-0
9 789578 686113



恐龍夢幻國



恐龍夢幻國

OWL 貓頭鷹出版社



獻給丹和法蘭克林，他們去過那裏，又回來了。

謹向下列人士致謝：
貝蒂・白蘭亭，麥寇・布萊特—索曼，琳達・戴克，
瑞福・查普曼，我兄弟丹尼爾・傑尼和我的妻子珍妮特，
特別感謝伊安・白蘭亭和大衛・阿順。

恐龍夢幻國
時光之外的地方
作者及繪圖／詹姆士・傑尼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urner Publishing, Inc.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reenwich Workshop, Inc.

發 行 所　貓頭鷹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248 號
發 行 人　郭重興
名詞審訂　賴景陽
翻　　譯　許琳英
美術編輯　鍾燕貞
責任編輯　謝宜英
排　　版　順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
初版三刷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ISBN 957-8686-11-0
本書中文版權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安排取得



前　言

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的理查·歐文爵士造了恐龍這個新詞，用來稱呼他心目中那些「恐怖的大蜥蜴」，從那時候開始，就不斷有新的骨頭從地底下挖出來，讓動物學者來不及將它們一一陳列在展覽廳上。當我們不論老少，仰望這些骨頭，試圖用印象中的X光照片為它們加上肌肉和皮膚時，不禁要問：牠們到底是個什麼模樣？

人類在地球上安家落户時，就已經無緣見識這些先前的居民了；恐龍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億五千萬年，想必和這塊大地相處得很融洽。

你手上的這本書是一趟視覺的冒險之旅，你不妨向附近的孩子打聽看看，他們會告訴你：根據化石，所有的恐龍都是真的。至於其他部分的真偽，就由你自己來決定了——那是屬於想像的殿堂，而非博物館的展覽廳；那也是鏡子背後更為生動的世界……

恐龍夢幻國

我發現了一份手稿……

大約一年前，我在極偶然的情況下，發現了這份手稿。那時我正在搜尋有關中國香料貿易的資料，突然眼光掃到一本皮面裝訂，透著幾許古怪的老舊手稿。大學的圖書館有許多像這樣的手稿，雖然都經過編目，卻很少有人會去詳細閱讀。

乍看之下，那只不過又是一本不知名探險家所留下的紀錄；書名和作者的名字對我而言都很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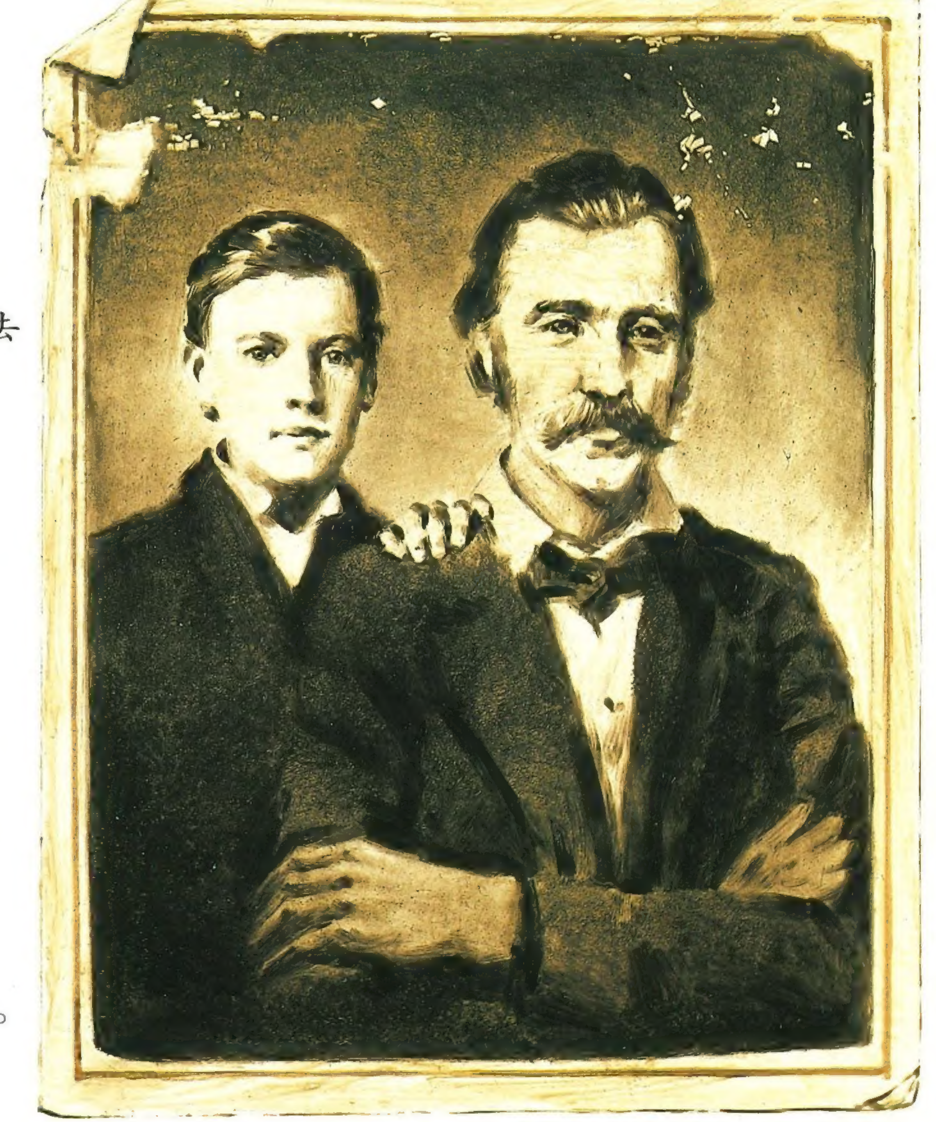
恐龍夢幻國——仙島奇遇記，丹尼森父子，亞瑟與威廉合著。

我迅速翻閱，因為圖書館響起了關門的鈴聲，該回家了。這本書已經破舊不堪、水漬斑斑。書裏掉出一張古老的照片，是一個男人和男孩的合照。書後夾了一些碎裂的木賊和銀杏葉標本。

書中的插圖畫的是人和恐龍生活在一起的情景。這怎麼可能呢？恐龍早在大約六千五百萬年前就滅絕了，那時人類還沒演化出來呢！

這只是一本虛構想像的作品？還是一個失落文明的倖存記錄，被我偶然撞見了？老實說，生性多疑的我也挺納悶的，不過，我還是把整件事都告訴你，就由你自己去判斷真假吧！

詹姆士•傑尼



丹尼森父子，亞瑟與威廉



亞瑟・丹尼森日記

1862 年 11 月 10 日

所有的航海日記都在九天前的那次海難弄丟了；我將從那次船難開始寫起，記下之後的離奇遭遇。

可憐啊！所有的船員隨著我們的冒險號帆船通通沈沒了，只有我和兒子小威活了下來。

我們已經在海上航行了兩年，當初由波士頓出發，進行這趟發現之旅，是希望讓我的兒子忘懷前不久的喪母之痛，同時也為了平撫我自己的悲傷。

我們航行在不知名的海域上，突然狂風暴雨猛烈襲來，撕裂上桅帆，摧折了一根桅柱，桅索和其他東西霎時整個垮下來，打在我的肩膀上，讓我幾乎失去知覺。我記得很清楚，在洶湧而來的大浪將我們捲入排山倒海的波濤中之前，小威將我拖了出來。我還可以感覺到一隻海豚將我的身體托出水面，毫無疑問，是那隻從我們離開香港就一路尾隨而來的海豚。

用盡殘存的力氣，我們緊抓住海豚的背鰭，一直到達平靜的碧海。我們越過一排一排的浪花，很快地就可以自己上岸了。美好的海岸啊！陽光喚醒了焦渴而且蹣跚無力的我們。

奇怪的生命跡象

到了早上，我的肩膀雖然還有點僵硬，但已經可以活動了；而小威毫髮無損。我們在岸邊搜尋船隻和同伴的踪跡，可惜徒勞無功。不過我們還是很高興發現了一條溪流，解除口乾舌燥之苦。海豚在遠處的海面上跟著我們，還不時跳躍、打水，似乎想要引我們注意。我向牠們揮手，小威也高聲呼叫，希望牠們安心，同時謝謝牠們送我們到這裏來。

突然，小威將手放在我肩膀上：「噓！爸爸，你聽！」

叢林不遠處傳來一陣陣低沈悠遠的梟叫聲，或者應該說是咆哮，之後又靜了下來。我們等著，卻沒再聽到什麼。為了躲避炙熱的陽光，我們慢慢地走入叢林。逼不得已只好當魯濱遜嘍！動手搭帳棚、清掉一小塊蕨類植物做空地，並且尋找水果、野莓或任何可以維生的獵物。小威對此顯得興致勃勃。

過往時光的活生生遺跡
——保存古老生態的植物

銀杏

松柏科植物

蕨類

木蘭



怪物傷得並不重

我才想激勵一下兒子，竟然就出現了一頭怪物：
有豬那麼大，卻又有點像鬣蜥。牠繞著我們轉，
從鳥喙般的嘴裏發出類似鸚鵡的嘎嘎聲，
還向小威伸出腳，好像在找食物似的。
我抓起一塊大石頭，等牠靠近就丟出，
打中了牠的腿。牠痛苦地號叫，
遠處立刻又響起了咆哮聲，似乎是在回應，
而且越來越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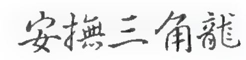
不一會兒，叢林裏湧出一羣奇形怪狀的動物，我看呆了，簡直難以置信。小威反倒很機警，抓著我往水邊跑。可惜太遲了！

雖然身軀龐大，這些動物卻以驚人的速度圍住我們，展現牠們做為武器的尖角和棍棒般的尾巴，並對著我們頓足又咆哮，我明白我們受到了——即使現在下筆時，我仍遲延不決——活生生的，一門屬於脊椎動物的，所謂「恐龍」的威脅。

我才把小威拉到身後，正不知如何是好時，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頭！一位少女從其中最大的一隻動物身後走出，發出哨音及唧唧咕咕聲，並用手勢來安撫恐龍。然後走向那隻受傷的「豬——鸚鵡」，用白頭巾做了一條繃帶。我呆楞一旁，又有點尷尬。轉身安慰小威，卻見他滿懷敬畏望著那女孩。

終於，那「豬——鸚鵡」緊盯著我們，發出類似「安可——安——克——力——吁，央可——安可——去」的聲音，接著牠們熱烈地交換意見：一連串你來我往的吼叫、咆哮、點頭、頓足，直到另外一隻「豬——鸚鵡」突然將牠舉到背上，所有的動物：法官、陪審團、律師、書記官等才散去；留下一隻長著棍狀尾巴的執法官，以及那位女孩。她招呼我們跟著走。

她責備著我們，使用的語言中夾雜一兩個我偶然聽過的熟悉字眼。所以我試著用法語、德語與英語和她交談，雖然她歪著頭好像聽得懂一兩個字，卻無法溝通。不過，她最關心的還是那隻受傷的「豬——鸚鵡」，看起來牠有些小題大作了，那傷又不重！同時，我小心翼翼地注視那些巨大的動物，牠們還是環繞我們吼叫不止。我要小威別動。



安撫三角龍

我和小威都累壞了，不僅因為海上的漂流，也為了剛才所經歷的震撼。不過，小威步伐堅定，甚至還回過頭來扶我一把！海上兩年使得他比一般十二歲的孩子更為強壯獨立。我們很吃力地隨那女孩走了有兩小時之久，誰都沒有試著進一步交談。

我們跟在她身後疲憊地由叢林走進牧草地；這裏闢出來的道路有美國的兩倍寬。在這泥濘的路上，我目測到十五呎寬的車轍，伴隨著非牛、非馬，而是三趾、四趾或五趾的巨獸所留下的足印。女孩和她的護衛帶領我們來到一片大牧場的中央，那兒有更多的恐龍從高大的石門進進出出，包括我已經認識的禽龍科家族。令我訝異的是，這些剛剛威脅過我們的動物，竟然不用柵欄或任何束縛，自由自在地漫步，好像公雞在農莊裏昂首闊步，而且每個人都對牠們恭敬有加。

在牧場上，女孩用手勢自我介紹叫希薇雅，我聽到這熟悉的名字感到放心許多。她的父母是吉奧吉奧和瑪麗亞．羅曼諾，都是和善的人。原來這裏是恐龍孵蛋場，他們是工人，而且，他們的舉止也真有點像母雞。瑪麗亞拍拍小威，咯咯地笑；而吉奧吉奧非常周到地安排了雞窩般的床讓我們休息。午後（我的懷錶讓鹽水泡壞了，只能猜測），我們就吃完飯、洗完澡，滿懷感激地上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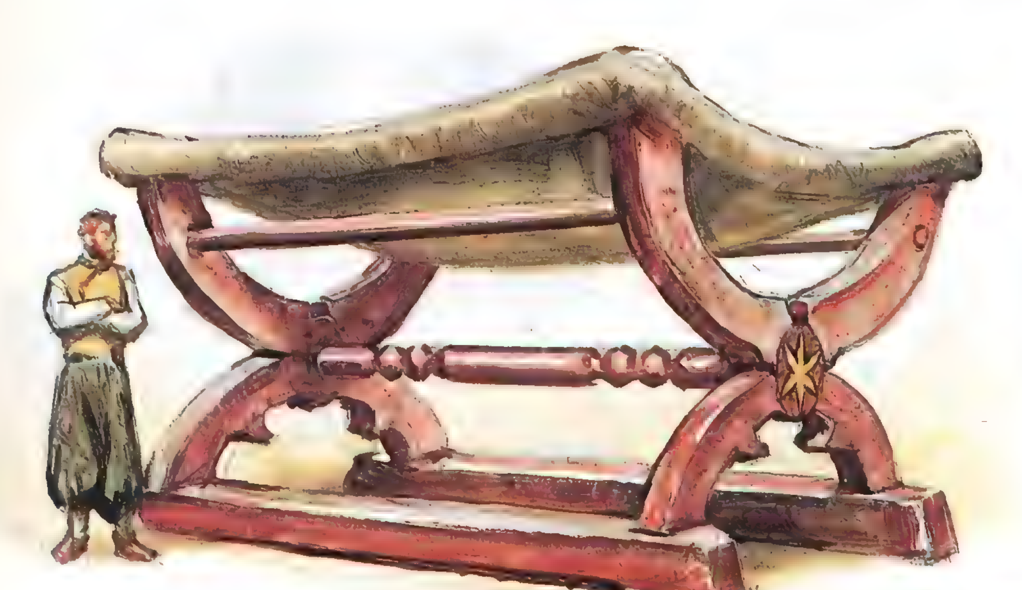
孵蛋場



像鴕鳥一般大的
動物照顧著蛋，
讓它們在孵化
過程中保持溫暖。



招待客人的床
像一個巢。



一張恐龍「椅」，或者說得
更精確一點是「躺椅」，
因爲大型的四腳獸不會坐。





我終於能體會雞舍中的雞寶寶在同伴期待的眼光下破殼而出是什麼滋味了；十八個小時的睡眠中，吉奧吉奧一定一直坐在床邊守著我們。同時，瑪麗亞洗掉衣服上的鹽分，再還給我們。她還給小威一條褲子，以及一件當地手織，質地很好的襯衫。

早餐時，我們很高興認識了一位叫艾力克．奧趣懷的紳士，他說的是古英語。他似乎在頭頂上空搜索字眼，然後對小威說著聽起來像「歡迎光臨寒舍」之類的話。他指著一幅海豚的畫像，似乎已經知道我們是如何獲救的。他指著自己說「十五位母親英國人」；我想他的意思是說祖先在十五代以前，或四百多年前來到這裏。我這番解釋可能有些語言上的錯誤。

從這位紳士口中，得知我們正在「恐龍夢幻國」島上，這裏所有人的祖先都是遭遇船難，由海豚背負來的。更令人驚訝的是，島上的主要居民是形形色色的恐龍，大部分性情溫和，和人類平等相處。

但是如果這些無害的草食性恐龍有這麼多，那些巨大的肉食性恐龍呢？我無法想像有比大霸暴龍盤據更可怕的自然世界。小威似乎並不擔心我們的奇特處境，年輕人的恢復能力總是令我驚奇不已。他急著要和希薇雅一起去探索孵蛋場。

早餐有果汁、茶、湯、麵包
和堅果；沒有牛奶、
肉類或蛋。

1.產卵室：有硬土做的蛋盆，鋪上蕨類植物做墊子。
2.管風琴：用大腳彈奏。
3.休息室：供交談或休息。
4.孵蛋室：保持在攝氏37°左右，再高的溫度會讓孕育的胚胎長成雄性，稍低溫則會孵出較多的雌性。
火爐上放一盆水保持空氣潮溼，以保護殼裏的蛋膜。

孵蛋場爲準父母
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入口的
標幟


等著下蛋

5.人類臥室：可以容納十二名全天候的孵蛋工。
6.人類活動、進食的區域。
7.客房：通常用來招待陪著恐龍準媽媽一起過來的人。
8.樓梯：通往帶動齒輪和傳動設備的風車。
9.信號塔：裝有多面向的石英石。

在恐龍夢幻國，大部分恐龍一生只會生下二或三個受精的蛋，這是因應天敵少而演化成的特色；如此一來，恐龍數量就能維持恆定。因此，下蛋是恐龍一生中的大事。


護蛋龍
（別的地方
叫牠偷蛋龍）



孵化了一半的
恐龍蛋內部



孩子仔細觀察
恐龍蛋。



孵出前，
蛋吱嘎作響。

用木偶幫助
恐龍寶寶
認識父母
的模樣。

小慈母龍喜歡
被人抱起來
見見
來訪的
姑姑、阿姨。

孩子在遊戲中
充分發揮創造力
和合作精神。

玩具是按照
孩子最喜歡的
恐龍形狀
來製作的。

蘭伯龍腳踏車

工作忙碌的
人類父母
幸好有恐龍保姆幫忙。

填塞牛蒡花的球
是恐龍喜愛的玩具

從上次記事後又過了好幾天。好消息！我船上的箱子隨著其他殘骸沖上岸來，裏面裝有包了防水布的紙張和筆記本。我不需要再向這家人借用寶貴的紙張來記錄和素描了。

這個島是生物學家夢寐以求的地方；柏頓、李維史東，甚至達爾文會多麼羨慕我有這樣的機會來記錄這個地方啊！即使像今天，我得當一羣小鴨嘴龍的保姆。

小威和我持續學習島上的方言，這種語言顯然是混雜了各種語言而產生的，小威比我學得快多了。他大部分時間和希薇雅在一起，非常佩服她一個小女孩，居然能控制龐然大物。他急著想要知道如何辦到，甚至協助希薇雅照顧所有在孵蛋場幫忙的小孩。他每天下午還陪著希薇雅走很長的路到海岸，妄想找到更多的漂流物或生還者。他一定很想念海上長途旅行中的年輕同伴。

好心好意的主人一直急切地詢問我有關外在世界的點點滴滴。我告訴他們一些達爾文和赫胥黎的新理論，同時描述最近在倫敦水晶宮展出像實物一樣大的恐龍模型，他們都聽得津津有味。相形之下，他們似乎對複合蒸汽機等之類的發展比較沒興趣。

我所問的事大都能得到非常誠懇的回答。但是，吉奧吉奧和艾力克最近的談話都透露沒有人離開過這個島，這令我感到沮喪。他們說：「沒有蛋會滾離巢的。」依他們的想法，離開意味著災難，因為恐龍夢幻國四周是無法穿越的珊瑚礁，潮汐和天候狀況更讓船隻無法航行。我不相信真的做不到，更是下定決心要走。此外，我和小威還必須到一個叫做瀑布市的地方登記，並且列出我們的專長來。聽起來好像軍隊的點召編組，不過在當時，我也只能合作。無論如何，在進一步計畫未來之前，我得先學會這裏的語言，這至少得花上幾個星期的工夫。

時光流逝。吉奧吉奧一直留心路上是否有車子，可以帶我們沿著一條叫泥巢徑的海岸線走。面對即將來臨的分離，小威和希薇雅表現得比我預期的好得多。不過從他們的竊竊私語看來，我想他們大概在計畫如何再度見面。



交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
不使用錢幣。

一隻勤奮的腕龍傷了腳，
吉奧吉奧和艾力克照料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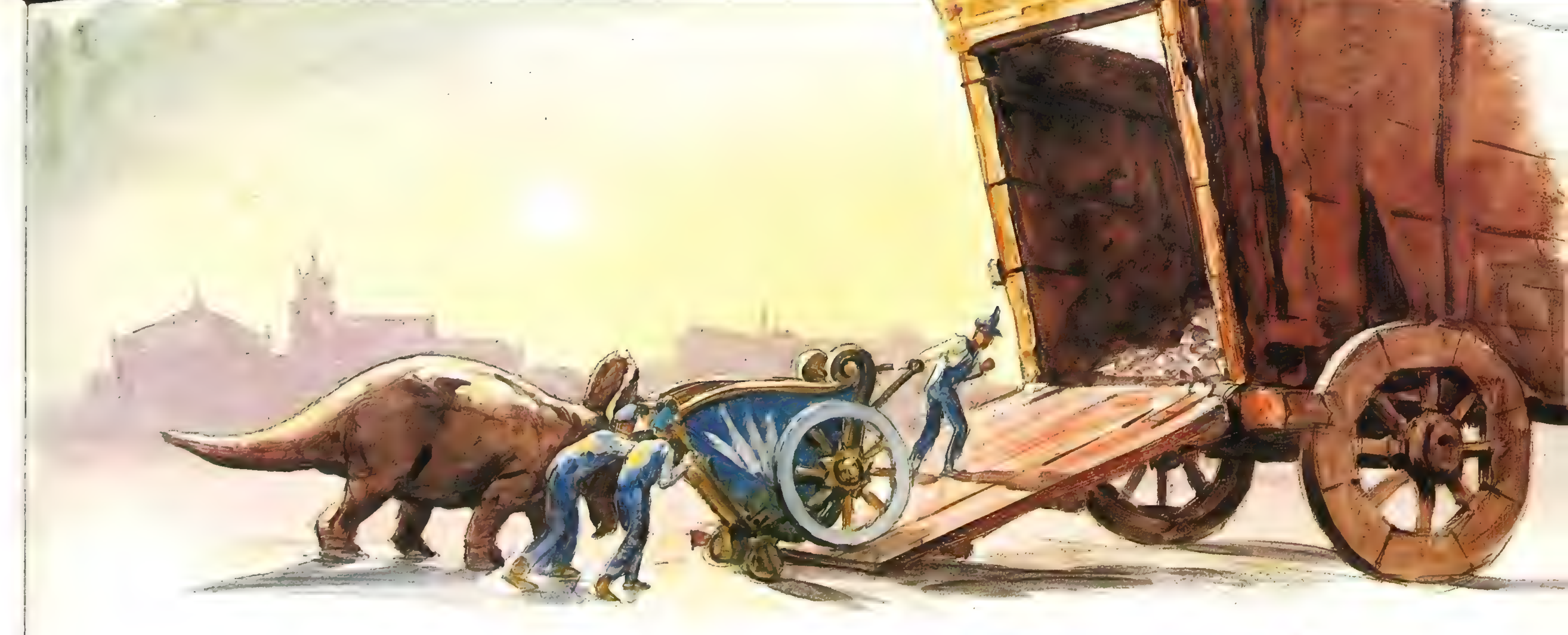
水肥車準備好上路。
這輛車是我們在旅途中
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一點兒也不像
灰姑娘的馬車。



文明的第一個證據
充滿神秘的城市廢墟

我們已經在前往瀑布市的路上走了一天。出發時得到整個孵蛋場，包括人和恐龍的祝福。我們的交通工具——一輛水肥車，氣味比我在倫敦、紐約甚至費城遇到的都要難聞。我們是車上唯一的人類。除了拉車的恐龍，還有一羣不甩我們的小爬蟲，小威顯然對牠們非常好奇。牠們一直交談，聽起來很像是車輪的吱嘎聲。但我的確不時聽到「普托克」這個名字，據我所知，那是位於途中一個頗具規模的進步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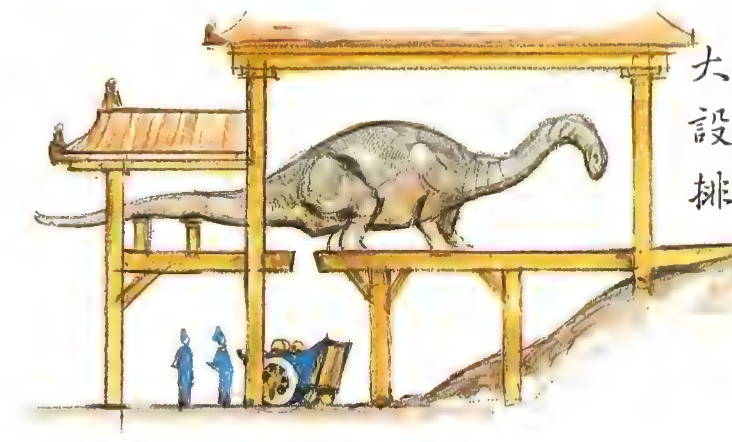
挑糞車保持
一塵不染。



在普托克近郊，我們遇上一羣人，正準備將恐龍有毒的排泄物運上水肥車，這些物質飽含氮氣，比較像鳥糞而不像馬糞，要運送到附近的農田去施肥。恐龍非常會利用排泄物；不小便，食物幾乎完全吸收。

收集水肥的人稱自己為「米田夫」，必須具有貴族血統，舉止十分有威儀，而且有一點慢條斯理，就像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某位仁兄把我和小威當成水肥鑑賞家，向我們推薦他的那些具有陳年風味的精緻產品，宛如一位法國人談起著名的瑞士和法國乳酪。

我和小威只好表示在普托克附近城鎮還有急事待辦，盡可能保持禮貌地趕快離開。



大城市通常
設有供恐龍
排便的地方。

下樓梯的
方式。



一隻木他龍和信差。
每一隻小篌型齒龍
都能夠記憶訊息，
然後傳送到不同的
目的地，似乎兼具了
信鴿和鸚鵡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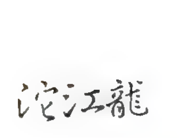
人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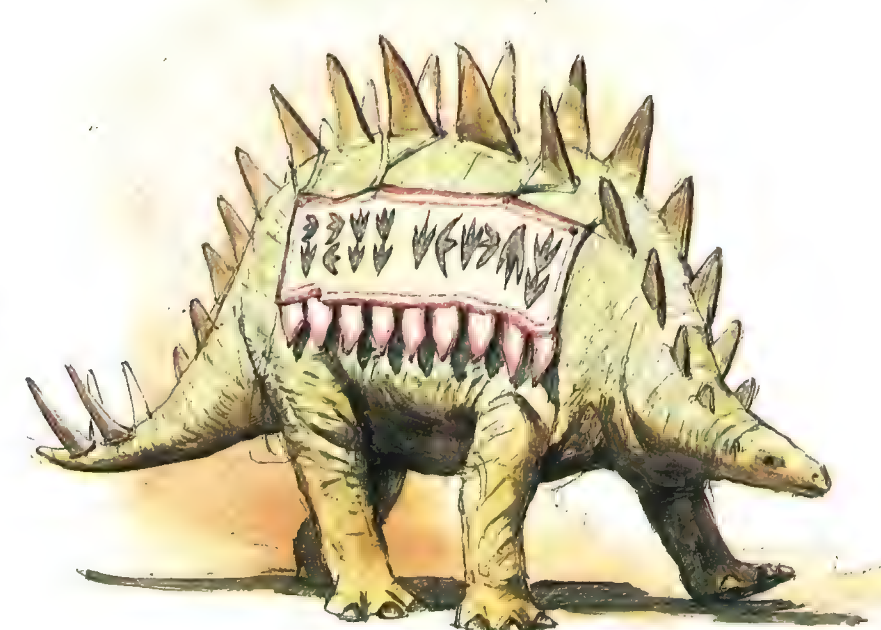


招牌上
奇怪的字體





交通指揮



沱江龍

我們在街道上逛了一整天，感到驚訝不已。大街、市集和大型露天劇場，都擠滿了摩肩接踵的人和恐龍。這種景觀好比巴黎動物園的大門被撞開了，河馬在凡爾賽宮的大理石噴泉裏漫步；人行道上的咖啡店招待著和藹的犀牛。不過在城市的外緣，普托克就不再有那種大都會的情調。夜幕漸漸籠罩，木匠、車匠、陶工和錫匠都還在幹活，不時互相嘲謔、放聲大笑。大部分的屋子都打開大門迎接晚風，並飄出咖哩和蘋果酒的香味。

小威和我正在爭辯能不能找到東西吃時，附近有一個人影從朦朧之中走過來，操著生硬的英語說：「船難，你們？迷路？需要嚮導？」他撑起蓋住一隻眼的帽緣微笑。「容我自我介紹，李卡伯。我也是這裏的新生，九年前一隻海豚把我送上岸來。」

我們懷著戒心告訴他冒險號的海難，在孵蛋場受到的招待，還有即將前往瀑布市。他冷笑著傾聽。

「恐龍夢幻國？」他緩緩地說：「你以為這裏真是恐龍樂園嗎？錯了。睜大眼睛瞧瞧，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知道，因為我已經見識過了。我們這些可憐的皮包骨是那羣卑鄙的鱗甲動物的奴隸。我們都是奴隸：孵牠們的蛋，清理牠們的糞便，或者像我當個懦弱的礦渣工人。逃亡？永遠不可能。你已經享用完人生最後的美酒與大餐了！我的好友呀！皮包骨的兄弟呀！」

李卡伯指給我們看他的車子，專門用來裝載黃銅、青銅和鐵塊。他不前往瀑布市，而去工業城火山鎮，他向我們推薦那是個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不會引人注意。

他抬起帽緣睇視著目前空蕩蕩的街道，然後透露逃離恐龍夢幻國的驚人計畫。顯然還牽涉到利用糞便製造火藥的技術，他希望能夠得到我專業上的協助。聽起來好荒謬，而且李卡伯的某些言行舉止讓我感覺不安。不過他是當時唯一與我返鄉欲望契合的人。不論恐龍夢幻國是不是像他說的是所監獄，我們只要一到火山鎮便可見分曉。



恐龍以自己
力大無窮爲傲，
因此不會鄙視
粗重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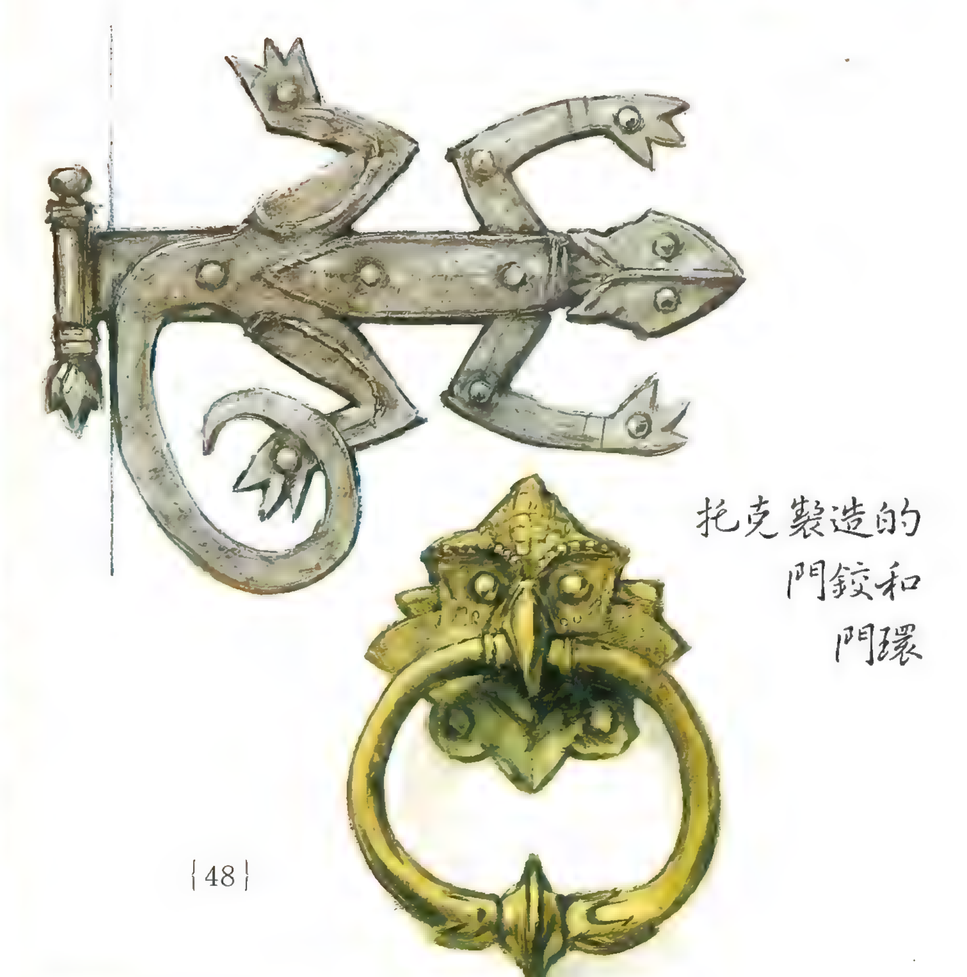


火山鎮附近的一個聚落


鑄造和鍛鐵的好地方，可以俯看
火山口。銳齒龍幫忙拉風箱。



托克・丁布



托克鍛造的門鉸和門環

將近火山鎮，卡伯開始工作好贏取績效。他那圓頭夥伴「大胃王」轉動其中一個大型木頭裝置，使車床運轉。看起來似乎卡伯使喚大胃王要多過大胃王使喚他。

在卡伯令人狐疑的陪伴下，我們第一次見到了金屬界的首席工匠托克．丁布先生，這位大師用老虎般的眼神注視著我。然而當我憑記憶畫出在家鄉參觀過的鑄造工廠和磨坊運轉的藍圖後，他深受吸引。

當我們彼此熟識後，我感覺他相信我並沒有不懷好意。托克是位了不起的工匠，強壯而且才華洋溢，令人肅然起敬。他上溯四代的母親是非洲人，尤魯巴國王的後裔。最後我向他探聽卡伯的事，真是名奴隸，被強制拘留在此嗎？

「才不是那麼回事！」托克斷然回答：「沒有人離開，因為沒有人辦得到。卡伯試了好幾年，終於放棄尋找地下通道。」看我一頭霧水的模樣，他繼續說：「你會在瀑布市看到一些古老的地圖和歌謠，提及地下洞窟和隧道，卡伯花了好久的時間去尋找。」他搖頭笑著說：「我們努力讓他感覺大家需要他，不過，他在這裏好像永遠無法很自在，或許他在哪兒也不行。」

小威和我住在一家客棧裏，不過大部分是和丁布一家人共餐。他的兩個兒子比小威大一點，很是好榜樣。在我的同意下，托克讓小威在此工作，學習操作機器以及如何管理「恐龍——人」團隊。他贏得大家的敬意，我卻不敢想像如果他的母親知道他最近學得像恐龍一樣擺頭和唧唧咕咕的習慣時，會做何感想。

天威騎士駕臨



幾天以前，一陣淒厲的長嘯劃破火山鎮上空的雲層。讓我大吃一驚的是，一隻有皮膜翅膀的爬蟲俯衝而下，背上還載了一個人！當他降落時，響起一片歡迎聲，大家叫他「天威騎士」。他下到地面，從小小的鞍袋裏拿出許多寶貝——地圖、藍圖、藥品以及玩具，同時敘說全島最近的新聞。他的座騎名叫風神翼龍天威，當然是全世界最威武、最神氣的飛行動物了。除了騎士以外，沒人敢靠近牠，更別說騎牠了。

小威掩不住對飛行的嚮往，在天威的窩巢附近徘徊逡邏，並且學會一種新的問候方式，張開雙手，說：「深深呼吸，追求和平」。

托克告訴我們，這種說法的來源和海豚有關，海豚很早以前就學會深吸一口氣，然後潛入海洋深處來逃生。海豚溫和快活的天性必須歸功於牠們幾乎完全適應了海裏的生活，讓牠們繁衍不息，只除了不能在海中呼吸。

托克大約如是說。這句問候語深植於恐龍夢幻國的許多風俗之中，例如當地的話稱婚姻或親密關係為「同氣相求」，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共同呼吸。有時陸上的動物會伸出一爪或羽翼來代表海豚的鰭——鰭的骨骼和人手的構造一樣。「追求和平」則源自恐龍，但它的依據已經淹沒在歷史的迷霧之中。

角鼻龍是暴龍的小型近親，但不那麼具威脅性。



不怕潛水

用指頭走路

天威騎士剛剛到工廠下了新訂單，把這裏的工作處理完畢，正要跨上鞍時，他突然轉向我們，簡短的幾句話讓我們嚇了一大跳。「威廉和亞瑟．丹尼森，瀑布市正等著歡迎你們。」

這時，天威展開皮翼，飛向雲層。整個島都知道我們的到來嗎？真令人困擾。然而仔細一想，海難者八成少得足以造成頭條新聞。同時，小威也宣布決心成為天威騎士！

托克為劍龍做裝飾物。

「像你這樣由海豚背來的人想學飛？」托克問小威。他們可不敢想像新來者能控制住那樣狂野的動物。但是托克對小威很有信心，告訴他成為飛行員的途徑：因為他是由海豚背來的，首先他必須前往瀑布市學習書寫、歷史和倫理；然後到樹鎮，那裏有一處讓年輕人和恐龍學習和諧相處的夏令營；最後前往東方的峽谷，那是飛行員贏取爬蟲夥伴信任的地方。我向托克表示擔心小威還不夠成熟。托克注視著我說：「亞瑟，你的兒子正準備負起責任，你必須學著放手讓他去嘗試。」

托克說得對，我過慮了。托克使小威勇氣十足，表現了新的決心。同時我最終想要回家的念頭也寄托在托克提及的老地圖上，前往瀑布市或許會讓我有機會找到更多的線索。



原角龍碧克絲

我同意托克的建議，在旅程中聘請一位嚮導，但我可沒想到會再見到那隻「豬——鸚鵡」。托克說牠是隻母的。說得更清楚些，她叫碧克絲，屬於多聲帶原角龍一族，是名使節和通譯，是少數通曉人類語言的恐龍。她還記得我，而且說：「深深呼吸，追求和平。亞瑟·丹尼森，沒帶石頭吧？但願如此。」顯然她還挺幽默的。



雄性



雌性

碧克絲和小威
很快就成為朋友。





這些動物彼此表現出來的溫情真令人驚訝，
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碧克絲對我造成的小傷
會反應得那麼誇張，因為她一點也不習慣
會遭受任何刻意的攻擊。

她還綁著根本沒作用的繃帶，
但我相信她以此為榮。







第二天我們就上路了，從火山的東側下坡，波隆哥河谷就在眼前。一望無際地延展開來。清新的空氣，琥珀般的陽光，小威對所有事情高昂的興致，以及我私心盼望找到逃亡方法的念頭，都足以讓我們忍受旅途的勞頓。路上不時有橫亙的溪流，或深深的車轍。如果我們像碧克絲所形容的巨人一樣有十呎之長的腿，掉落的樹幹或泥濘的坑洞就不會構成障礙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堅定地向前走，碧克絲一路上為我們解說和評論。言談之間，我發現她能了解十七種主要的語言，包括伊斯拉斯堪、希泰和希波斯洛弗德特語，還能夠唯妙唯肖地模仿硫磺泉的潺潺聲，和大自然中的許多聲音。

數小時後，她宣布：「捷徑。」於是帶我們離開正要向南的大路。其實不如說這是一條「溼徑」，因為我們現在所走的路緊緊靠著一個淺淺的大沼澤邊緣。

她把我們帶到一片高香蒲蘆葦草叢，用嘴巴摘取了一大把，為我們示範如何把這些草紮成一艘船，很像查德湖漁人用的那種。

「古老恐龍夢幻國的設計」她說。

船載著我們到一羣有冠鴨嘴龍和牠們人類夥伴的聚落。我們在煙霧繚繞的閣樓上待了數日，才把自己弄乾。

每一隻鴨嘴龍都擁有獨特的共鳴腔，好呼喚同伴，因為即使是近親，也住在數哩之遙，必須穿越雲霧與森林。在一陣震耳欲聾而且尖銳的叭叭聲合奏後，一根空心木棒示意安靜，然後所有的恐龍集合起來，伸長脖子注視著空中，傾聽回應的霧號。

然後輪到人類上場。衣飾和樂器都和所搭檔的恐龍相配成套。那些等著要表演的人則閉上眼睛，像青蛙剛吞下隻胖蚊子似地鼓著腮幫子。從我拜訪美國參議院以來，再也未曾見過如此莊嚴堂皇的場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划槳前進，鴨嘴龍的樂音逐漸被遠方大瀑布低沈的廻音所取代。

沿著河岸，披盔帶甲的恐龍搖搖擺擺踱往陽光照耀的地方，看起來牠們好像肩並肩站在微微起伏的鵝卵石路上。不時會有顆頭抬起來望著我們，嘴裏發出示警的吼叫；碧克絲通常將這警告翻譯為「黑石，白水」。

在我們划過最後一個彎道時，湍急的水流蓄集了更多的力量。船在淺灘翻覆之前，我們瞥見了城市，爬上岩石喘氣的時候，才算看見了瀑布市。

瀑布市的第一印象



我們居高臨下俯看飛濺的水花，正不知如何跨越。突然一些物體出現在城市上空，我最初以為是天威。等牠們漸漸靠近，我才嚇了一大跳，原來是一種飛行器，雙翼像船帆，不必拍動就可以在空中滑翔，而且還直直朝向我們下方不遠處一塊平坦如桌面的岩石飛來。

當他們降落地面時，最大一架飛行器的機長解開皮帶，在猛烈的氣流中穩住機翼，走向我們，介紹自己是飛行大使。

他邀請我們登機。小威興奮地先爬上座位，接著是碧克絲。我猶豫了一下，想先說服自己，絲綢和竹子做的骨架很安全，我們的重量不會超過它的負荷。然後，滿懷憂慮地上了飛行器，將生命託付在機長嫻熟的技術上。他以閃失不得的敏捷猛然越過喧囂的瀑布。

這趟飛行讓我們一覽城市全貌，並且見到一個巨大圓屋頂，儘管是在空中，我還是可以看出來圓屋頂上畫的是一張各大洲的地圖。可惜的是，繪製地圖的人搞錯了，陸塊全部亂七八糟地連在一起。

我們滑行降落在高起的開闊廣場上，小威大聲歡呼，毫不掩飾他的興奮，而我在溼漉漉的情況走下飛機，只能盡可能地保持尊嚴。穿得五顏六色的羣眾帶領我們通過讓人頭昏腦脹的水霧。

我確信，少有陌生人能得到這樣的歡迎。

這麼熱誠的問候讓我來不及去注意周遭富麗堂皇的景象。此時我們就站在大理石的長廊上，前面是登記處，其實只是一份長長的卷軸。我看到許許多多來自不同國家和年代的人簽了名字，有些字體我不認得。這麼溫暖誠摯的氣氛克服了我所有的疑慮。我寫下：「亞瑟·丹尼森，科學教授，和兒子威廉，1863 年 8 月 6 日」。晾乾衣服前，我們先換上淡黃色的袍子，並進入用月桂花環裝飾的宴會大廳，許多小鳥在歡樂的人羣中飛來飛去。

我很滿意能暫時拋開旅途的艱辛。我們住在一家由城市經營，用來招待眾多觀光客的旅館裏。店裏厚厚的石牆阻擋了隆隆的水聲，但是隱隱約約總還會傳來嗡嗡聲，提醒人們這個城市所在的位置是多麼雄偉壯麗。

小威和我無憂無慮漫遊了幾日，終於碧克絲提醒我們最好開始正式的學習。她說已經為我安排和一隻著名的細爪龍馬立克會晤，他是整個恐龍夢幻國的計時員，會很樂意為我解說時間的奧秘。

我在時鐘和日晷博物館與他碰面，我對日晷端詳了好陣子。他還向我展示珍貴的蒐藏，包括最近從一位天威騎士那兒得來的寶貝——一隻刻有「A. D.」兩個縮寫字的金錶，清洗乾淨了，而且走得很準。

通往時間門的階梯



計時員馬立克

這錶當然是我的，就是我用來酬謝李卡伯帶我們到火山鎮的那隻錶。至於天威騎士如何得到它，我只能猜測了。管他呢！

馬立克開始滔滔不絕，碧克絲從旁翻譯：「你們西方人，」馬立克說：「認為時間是直線行進的，由過去到現在以至於未來，而你們的東方兄弟則視時間為一個圓，周而復始，毀滅又重生，永不止息。兩種觀念都只抓到真理的一面。如果在幾何上，你將圓周運動和直線運動聯結起來，結果會如何呢？」

他閉嘴睇視著我，表情神似我以前的學校老師。

「螺旋形？」我鼓起勇氣說。

「對的，對的，或說圓柱螺旋體。這才是我們時間行進的模式。」

「所以時間會向前推移，歷史則不斷地重覆？」

「正是如此」他說，顯然有點滿意，「你何不跟我來瞧瞧咱們的螺旋體地球年代模型？」



一隻懷錶

我們經過另一扇門進入圓球屋頂內的房間。有一個吱嘎作響、由水力推動的木頭裝置，正在轉動一根巨大的石柱，當石柱旋轉時，一個機械裝置沿著螺旋形攀升而上，以其靈敏的指針讀出一系列的刻度和上面的雕刻；每隔一段時間，彩旗會升起，汽笛聲響起，或者小石子會掉落在銅鈴上。

「現在幾點了？」我問，本能地想要掏出懷錶。馬立克後退一步，說：「是肯龍該孵卵的時候；種植稷米的時候；玉蘭花苞綻放的時候。丹尼森教授，恐怕你還是執著於用數字來思考時間，你想的是毫無意義的時間單位——星期、小時、分鐘，根據什麼呢？遙遠行星的運轉？這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為什麼不去注意寬葉瓜竹毫不失誤的三十年生命周期，或是草履蟲分秒不差不斷重覆的有絲分裂周期？整個地球有共同的心跳啊！」

他停下來，掃了一下尾巴，同時瞇起眼睛：「而且有些事情進行得太慢以至於你沒有注意到，如果你靜坐不動，就可以聽見山巒崩落的聲音，樹木向上伸展的聲音，大陸向前推移的聲音，還有這個瀑布侵蝕的聲音。」

「這怎麼可能！」

「當然可能。大約每隔一百年，我們就要導開波隆哥河，重築城市底下的峭壁。」

馬立克用他的手爪掏出一個小銀盒子遞給我，「你很快會成為恐龍夢幻國的居民，到時候，你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計算生命，這東西對你會有用的。」

我轉開盒子，看到一個巨大螺旋鐘的小型複製品。



水晶信號塔將訊息傳遍全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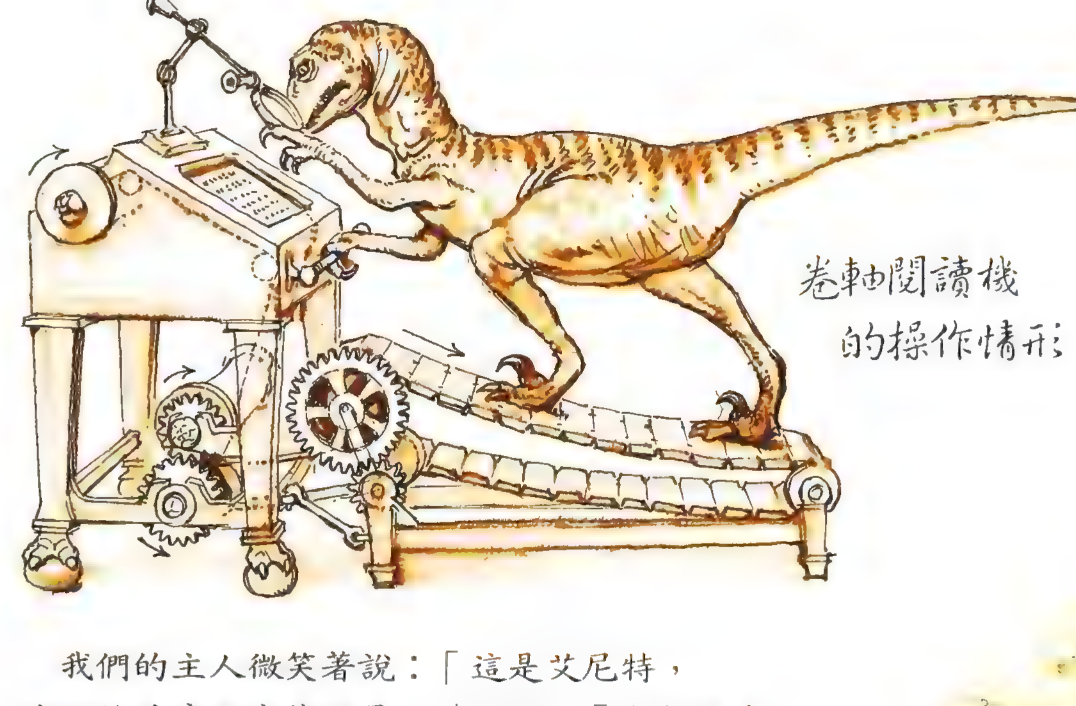


瀑布市常見的街頭遊戲，
陀螺四面刻有「放」、「取」、
「全部」或「沒有」，
競賽者輪流加上
或取走彩石。

龍號可壓過
瀑布的喧嘩聲。
學徒年紀小小
就開始學吹。

納伯

接著碧克絲帶領我們走到圖書館。一名自稱納伯的古怪紳士在門口歡迎我們。他眨眨眼：「想學閱讀？」他問：「我們使用卷軸而非書本。恐龍可不喜歡笨手笨腳地翻動書頁。」突然一陣咆哮打破寧靜，一隻恐爪龍仰起脖子注視著我們。



我們的主人微笑著說：「這是艾尼特，我們的首席圖書管理員。」他說，「或許他會為你們示範卷軸閱讀機。」又是一陣咆哮，艾尼特使勁地踩踏著，機器開始嘎嘎運轉，齒輪將紙往下拉通過視區，然後再上到基座的捲筒上。

「恐龍腳在動時最會思考，」納伯解釋說：「這是從祖先傳下來的。早期恐龍夢幻國的恐龍在河岸用足跡留下訊息——方向、警告、詩歌，甚至玩笑和謎語。」

「如果你是一隻年輕的恐龍，」納伯對小威聳一下眉毛，繼續說，「你必須學習在沙箱上書寫。不過我們會讓你拿著骨齒鳥的羽莖來學習。」

有過在火山鎮和孵蛋場四處活動的經驗後，小威可不喜歡和發霉的卷軸關在一起。不過他私下對我說：「只要能夠幫助我跨上天威的鞍，我能夠忍受任何長時間的閱讀。」

足跡字母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0 1 2 3 4 5 6 7 8 9



小威在碧克絲的協助下，開始學習恐龍夢幻國的字母，納伯則陪我參觀圖書館。從外表看來，這棟建築高出整個城市許多；內部呢？迴廊和閱覽室擺滿了蜂巢形的架子來放卷軸。每一個房間都有火爐。「該死的霉，」納伯抱怨：「保持卷軸乾燥是永不止息的奮戰。瀑布對圖書館而言，可是糟透了的地方。」

他去撥弄柴火，我則急切地掃瞄書架，忘了原先來此要尋找的東西。

和這間巨大的觀念收藏室比起來，亞歷山大圖書館顯得微不足道了，那兒只不過編目了幾千年來人類的智慧。恐龍已經沈思、論辯、夢想以及推理了幾千萬年，以他們沈著、皺縮的眼睛關注一切事物。

我試著翻譯出一些書名：

海龜之歌
如何製造金子
古詩歌集
蜂舞的啓示
人類的教養寶典
恆動機械
黴菌大全
白蟻工程傑作選

劍龍
加斯莫龍
似鳥龍
厚頭龍
索他龍

事實上，大部分恐龍夢幻國的著作並沒有抄錄到卷軸上。模糊的概念、閒扯淡、無聊的軼事，以及拙劣的笑話都寫在沙箱上，很容易就被抹掉，「三趾的恐龍永遠是書記員的當然人選，」納伯解釋，「他們是優秀的舞者，足跡清晰漂亮。」

西北金字塔



在納伯的建議下，我爬上聳立在瀑布市西北區的金字塔，有一塊石碑供奉在頂端，碑文翻譯如下：

夢幻國法典

共生或全亡，
一滴雨也能使大洋上漲，
武器是仇敵，對擁有者亦然
多付出，少營求

別人優先，自己殿後
觀察、傾聽和學習
專心一志

每日歡唱，
發揮想像力，
為生存而食，莫為飲食而活
不要亻……（以下碑文缺失）

在我畫完草圖後，聽到背後咯咯的笑聲，是納伯發出的。「你大概在猜測最後一行是什麼，」他說：「我們發現時這塊碑文已經殘破了，所以我們只能揣測，我相信最後一誡只適用人類：不要偷看別人洗澡。」

納伯對恐龍夢幻國瞭如指掌，簡直是挖掘不盡的知識寶庫。我甚至敢冒昧地請問他的年齡。

他對我聳起眉毛，「嗯，你說呢？」他說：「你認為我多大年紀了？」我保守地估計，七十出頭。他開懷暢笑：「還少算五十歲哪！」

「一百二十歲？」我喘著氣說。

「整整一百二十七歲，恐龍夢幻國的人都相當長壽，至少依你的標準來看。因為我們吃的草藥——」他輕輕揮一下手。

我當然難以置信，不過這麼說倒也不會傷這位老好人的心。



每天吃完午餐，我便和納伯碰面去探索城市的新角落。我們遊歷過運河和噴泉、紀念建築和學校、花園和天文台、音樂台和劇場——這些全部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座石造的水上迷宮，連威尼斯也相形遜色。

「我實在無法想像，」一日下午，在長久的沈默後，我終於說出口：「這麼一個小島如何支持足夠的藝術家和石匠來建築這所有的奇觀，我也無法想像這麼多不同的人和恐龍如何和諧相處，不起爭端。」

「哦，當然有可能。」納伯說，意味深長地吸了一口芒果汁「只要你認真地去想像……」

1864 年 2 月 8 日　我和小威已經在瀑布市住了下來，六個月了，每天還是能發現新事物。或許因為我們墜入迷霧之中，或是知識生活的迷人魅力使我們流連忘返。納伯說大家希望我來教授外面世界的科學與發展。學習、授課兩頭忙，我懷疑能有多少時間來記事。

1865 年 3 月 17 日　在恐龍夢幻國的核心地區學習了一年半，我成為圖書館內頗受歡迎的人物，而且花了很多時間來校正和補充先前海難者對外面世界的描述。工程師恭恭敬敬地研究我的設計圖，卻很少付諸實行；不過縫紉機卻獲得熱烈的讚揚。



可以望見水上體育館底下
海豚洞穴的一面窗戶。我和小威常常游泳，
這是我們主要的休閒運動。

1865年4月14日　我終於發現托克提及的
發霉的航海圖和古老歌謠放置的地方。
它們太粗糙了，根本沒什麼用。事實上，
納伯說宗教神話就是以此為基礎而衍生出來的，
對恐龍來說，那是一個神聖如天堂般的地下世界，
是嚮往而非事實。然而，這依舊是我樂意
去解開的謎題，即使我已經一點都不想離開
恐龍夢幻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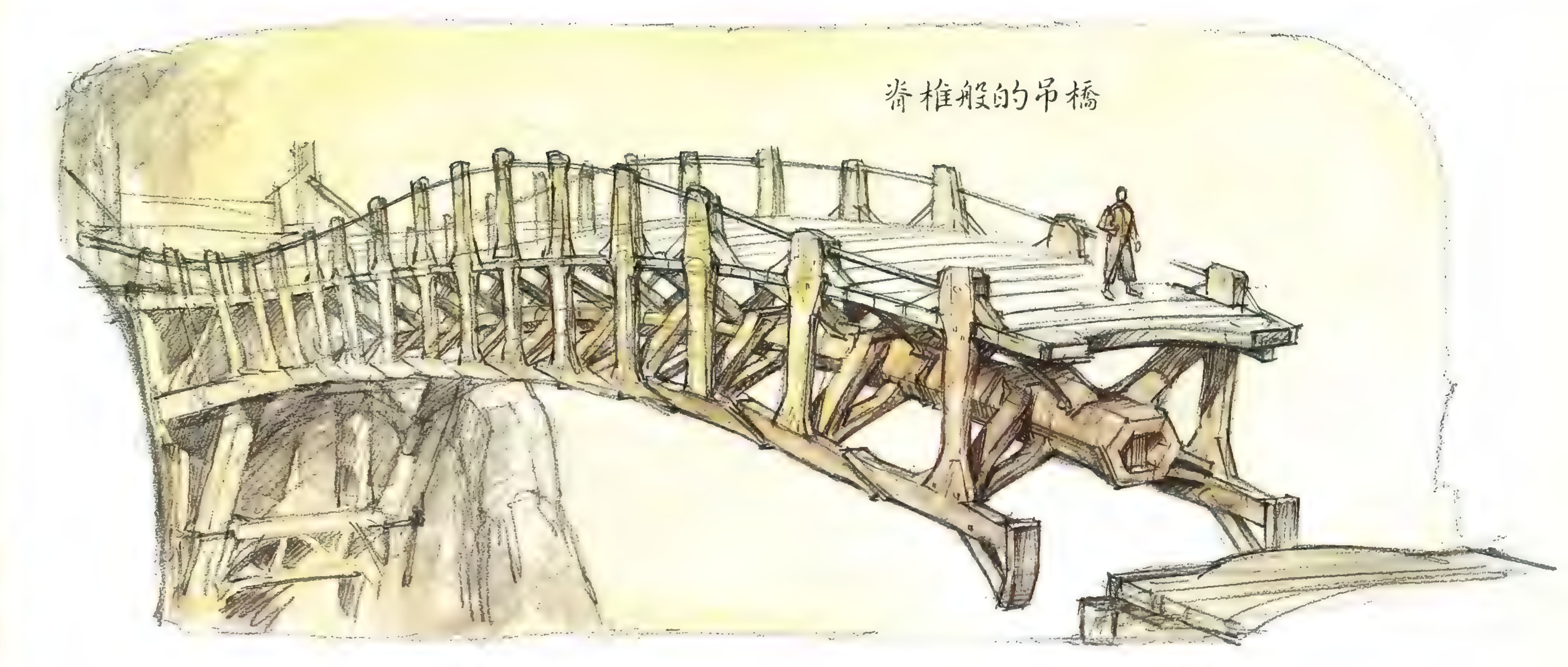
大家通通會使用滑水道，
小孩則在上面騎海豚。

每當我讀累了卷軸，也不想去探訪城市下的
拱廊時，我就爬上西區高地，坐在獅子雕像下，
那是隻由紅色花崗岩所雕成，
突出兩根長牙的古代野獸，蹲踞在風雷雲霧之間。
碧克絲告訴我相關的傳說：很久很久以前，
瀑布就像雲一樣寂靜無聲。然而當獅子首度光臨
恐龍夢幻國，在後來發展為瀑布市的光禿岩石上
待了一段時間後，牠們的吼聲喚醒了流水，
激發出永恆的回聲。

還有獅子生活在恐龍夢幻國嗎？我聽人談論過
「禁山」，一個較為寒冷的區域，有各式各樣的
史前哺乳類在那裏繁衍。碧克絲加以澄清：
「是有肉食動物」她說，「但不是獅子，而是暴龍。
當我們準備橫越雨霖盆地時，可得特別小心。」

終於動身的時候到了。生氣盎然的似鳥龍
書記員一家，從我們搬出客棧後就一直
跟我們同住，他們非常掛念旅途的安危，
不停地忙裏忙外，將卷軸和墨水裝在笨重的木箱內，
又在許多襯有軟木的籃子裏放入大量氣味濃烈的
熏鰻和熏沙魚。這些玩意我是絕對一口都不沾的。
他們正準備北上到樹鎮附近參加一年一度的住民
大會。小威已經完成了學業，我們要和他們同行。
這趟路會深入最危險的地帶，然而是今年前往
樹鎮的唯一機會。小威掩不住興奮，我卻很難過
要離開瀑布市以及在這裏結交的好友。




脊椎般的吊橋

出這趟門可真麻煩！整整花了一個星期去準備。單單替我們的座騎雷龍扣好層層疊疊鎧甲的扣子就花了我兩天的工夫。她的名字是科洛·金迪嘉，對於額外加上的這些重擔，她表現出不失莊重的溫順。出發當天早上過了一半時，擔任護衛、擁有尖脊的刺盾角龍來到。我向碧克絲抗議，我和小威既非戰士又沒有武器。

「我們是去款待暴龍，」她說：「又不是去挑戰。暴龍並不壞，只是容易肚子餓，不合羣，又不吃素。所以我們才要帶著魚。」這番話一點都不能使我安心。

護衛隊搖搖擺擺邁開步子，緩緩地動身了。我們來到一座吊橋，這是進入蠻荒叢林唯一的通路。這座橋是模仿龍腳類頸骨的構造而建築的，因此在我們通過、科洛也下橋後，脊椎般的支柱開始收縮，橋就像松枝抖落降雪一樣地彈跳回去。這下可沒有退路了。

幾百磅重的魚和鎧甲使得科洛走不快。中午過了好一會兒，我們進入高聳的鱗木樹林，看來這裏最近必定遭受到一羣力大無窮的動物踐踏，破壞得相當嚴重。

突然科洛把頭舉得和樹頂一般高，注視著前方，然後轉身，我們緊抓著座位，她那鞭子般的尾巴在地上掃過一圈，好像發怒的貓用尾巴掃過草叢一樣。同時，刺盾角龍鼻子噴氣，並怒吼著，退到我們四周圍成一圈，將一排可怕的角對著黑壓壓的叢林。



一隻暴龍踩著重重的步伐，震動了大地，在強烈的陽光下現身，接近我們的防衛圈時，牠停住了腳步，飢餓地望著我們，張開可怕的爪子，磨著牙齒。碧克絲告訴小威站起來準備割開裝魚的籃子，我則試著安撫慌張的書記員一家。

接著，令我驚駭萬分的事發生了，碧克絲居然從鞍上的座位跳下來，站到一隻刺盾角龍的背上，直接面對攻擊者。我嚇得目瞪口呆，只見她喚著那隻暴龍的名字，嘰嘰咕咕說個不停，似乎想要暫時唬住牠。

她這種虛張聲勢的天真舉動，情況就好比一隻小松鼠有顆乾果落到了路過行人的腳邊。每次暴龍一發出隆隆巨響，或把大顎一張一闔，就會換來碧克絲夾頭夾腦的一陣亂罵。同時碧克絲示意小威開始割開籃子。籃子一個一個呼地落到地面，破散開來。我們側著身子一步一步移開，留下那隻狼吞虎嚥的動物。

我幫著碧克絲爬回鞍上。小威驚問：「碧克絲，妳到底說了些什麼？」

「我們達成協議，」她眨眨眼回答：「我告訴牠，如果牠答應不會傷害明天從這裏通過的一羣沒有防禦的原龍腳類恐龍，牠就可以享用我們的點心……」好個障眼法！碧克絲謙稱這只是個小小的訣竅。我終於明白她為什麼能當使節了！然而對我來說，應付這麼明顯的危險，這種防禦措施實在太冒險了。雖然碧克絲極力辯稱事實正好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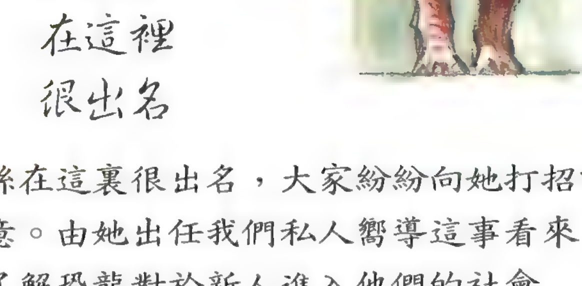
神殿遺址的
角鼻龍大門

接下來六天，在雨霖盆地的行程困難重重，常常找不到路可走，還要面對湍急的河流渡口；河床似乎不斷在改變。好容易大隊人馬終於抵達了目的地——位於分水嶺山麓，被大片叢林包圍的一處莊嚴的遺址。

人類或單獨前來，或成羣結隊，但都有恐龍跟著，恐龍卸下牠們的鎧甲和行囊，低頭通過拱門，進入裏面神聖的會場。



角龍「斷角」
在大會上致辭



碧克絲
在這裡
很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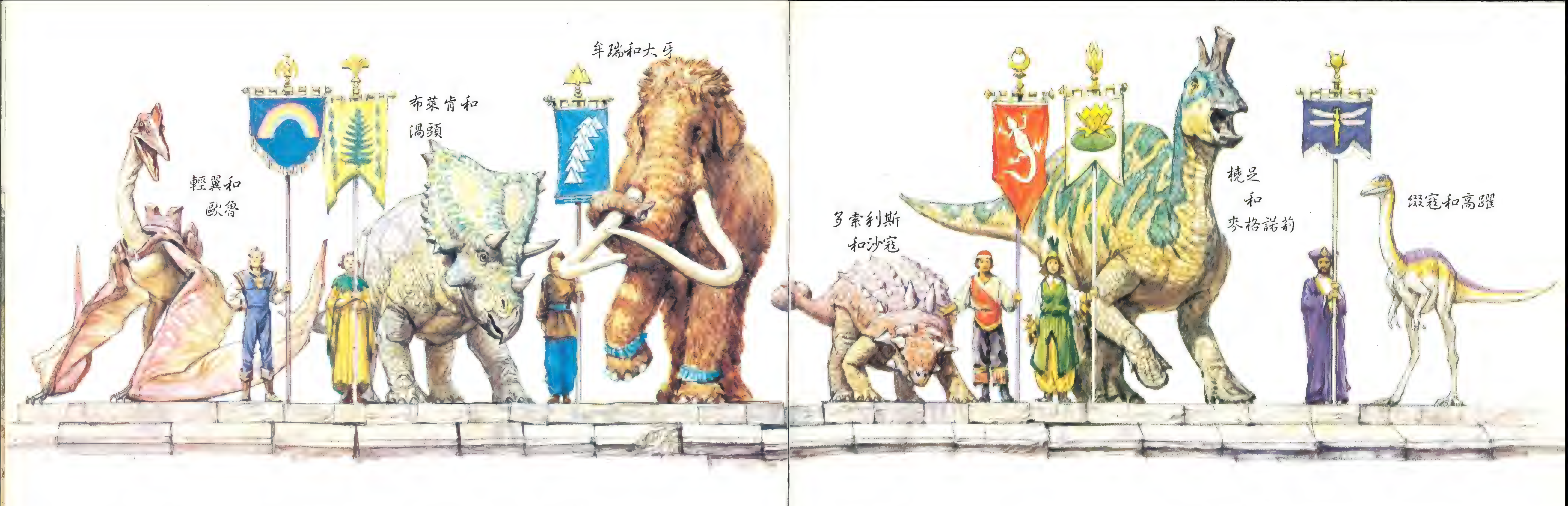
碧克絲在這裏很出名，大家紛紛向她打招呼表示敬意。由她出任我們私人嚮導這事看來，就可以了解恐龍對於新人進入他們的社會有多麼重視。

一隻頭上有斷角，高貴而年長的三角龍起身在此次召開的大會中致辭。我和小威協助書記員，照顧足跡書寫員的沙箱。在瀑布市我們花在沙箱旁的時間雖不算全然白費，卻仍然無法聽懂「斷角」他那古雅的森林隱士方言。

他氣喘吁吁用鼻角劃了一道高高的弧線；書記員連忙在沙上踏來踏去。然後他垂下喙，舉起頸盾並吼叫；書記員則團團轉。接著他把頭擺向一邊，梟叫著；書記員小跑一陣，而後停頓。

小威用手肘推我：「爸爸，他們好像要我們做什麼。」我環顧四周，所有的眼睛都盯著我們。

「站出去」碧克絲輕聲說：「你們剛剛被叫到了，大家要跟你們認識一下。」



我們輪流和每一對所謂的「棲息地共生同伴」會面。每一對人和恐龍都代表了不同的生物區域；他們的一生要共同奉獻在看護領地內的所有生活環境，每年在會議上報告；再根據團體的建議和協助，返回家園監督種植、修剪和保育等工作。

空中：歐魯和輕翼，負責監看天氣、降雨、花粉和灰塵。
森林：布萊肯和加斯莫龍「渦頭」，負責林地和叢林的新生與保健，這是責任重大的區域。
高山：年瑞和來自禁山的長毛象「大牙」，他們負責的區域包括：冰河、苔原、高原和硫磺出口。

沙漠：包頭龍「多索利斯」和沙寇（他是索蘭瑞婦女所生下的第五代後裔）：管理沙丘、侵蝕作用和水利。
淨水：麥格諾莉和蘭伯龍「橈足」，掌管沼澤、湖泊和河流。
莽原：綴寇和似鴕龍「高躍」，巡邏廣闊的鄉野，照顧青草、蘆葦、昆蟲和泥土。

沙灘和海灣：這是顯然無法出席的海豚的管轄區。每一個部門為全體所付出的關注和養護都讓我深受感動，我很慶幸自己在瀑布市曾花時間研究了恐龍夢幻國的動、植物。被介紹給歐魯時，小威神情懍然，因為歐魯是來自峽谷市的首席天威訓練師。



會議結束後，我們繼續朝北走。在攀越分水嶺的路上，小威纏著碧克絲詢問峽谷市的事，知道了她的父母就住在那附近，事實上碧克絲也很樂意談談她的家庭。我保持沈默，以便省下力氣來應付三個小時的爬坡。不過我也很想見見她的親戚。我們已經非常喜愛碧克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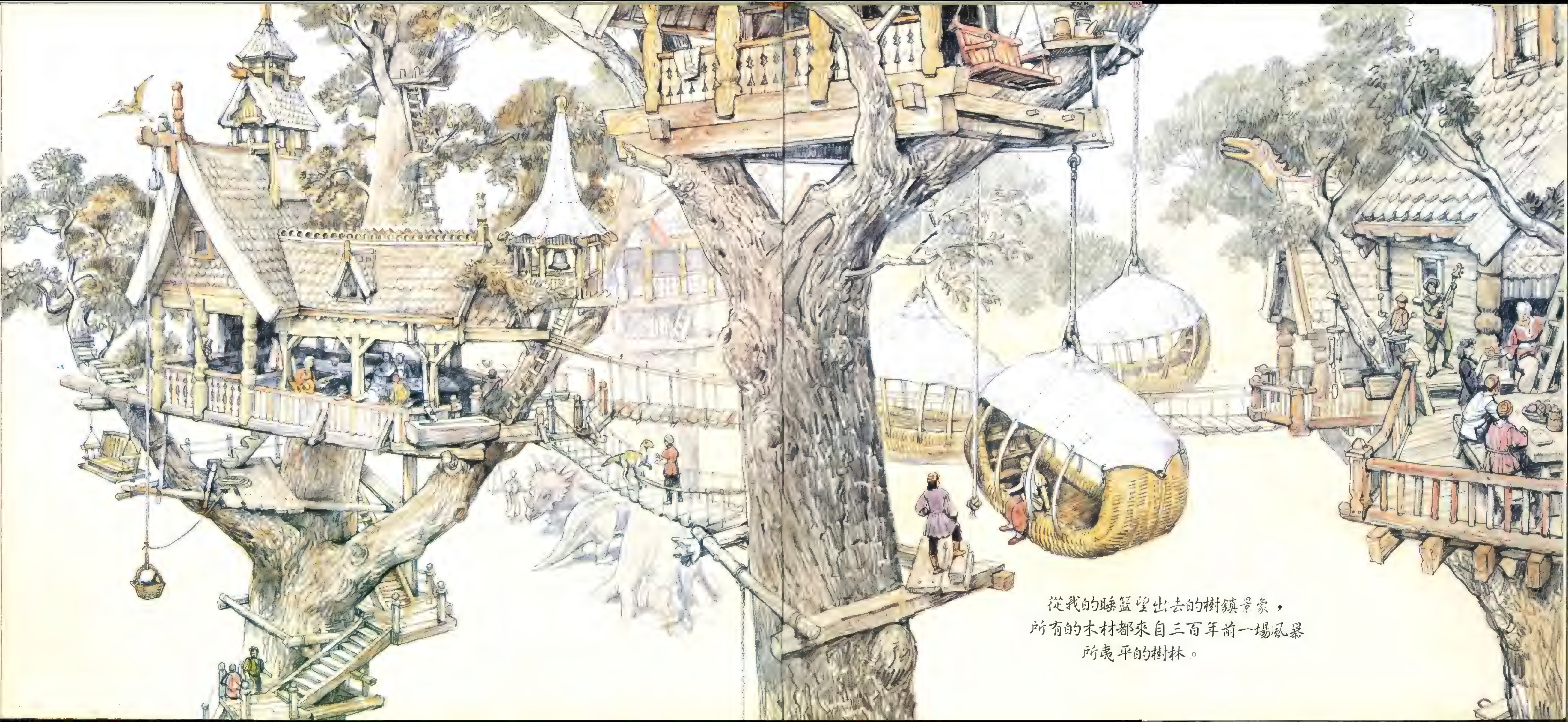
終於我們快到樹鎮了，這個村莊座落在橡樹林的樹梢上，眺望深湖，視野極佳。田地、穀倉和植物園之間都只要走幾步路就到了。

碧克絲前往其中一個穀倉聽聽最新的閒話。我們爬上梯子，受到樹鎮的女族長蘿拉熱誠的歡迎。她很快就替我們安排了忙碌的工作——吊補給品上樹、清洗山藥、修補繩索。不過，她還是讓我們先享用了一頓恢復體力的餐點，有沾滿糖漿的炸栗糕、水果和冰莓汁。還帶我們匆匆地拜會了主要的樹屋。蘿拉毫不體諒地爬上爬下；說真的，能夠坐下來修補繩索，我還挺高興的。

腕龍一家從下面的河谷踱上來，享用牠們每日新鮮的蕪菁和蕨類大餐。

白日將盡，蘿拉才注意到我們已經疲累不堪了，就帶我們到睡覺的地方——小威在男孩樹上，我在中央最大的一棵樹上，還讓我們喝了一大碗濃湯，並且告訴我們晚鐘會提醒每個人去撥弄柴火，熄燈和上床。鐘響之前我就睡熟了。

樹鎮的蘿拉，曾祖母是愛爾蘭人。



從我的睡籃望出去的樹鎮景象，
所有的木材都來自三百年前一場風暴
所夷平的樹林。



孵蛋場的希薇雅

到達樹鎮的第一天早晨，我還來不及套上襪子，小威就衝進來，上氣不接下氣，興奮地脹紅了臉，告訴我希薇雅和一羣孵蛋場的女孩也待在這裏。

我不得不服老。我才稍微瀏覽了一下周圍的景致，小威卻似乎已經熟識了村裏的每一根樹枝，每一片木瓦、石板，以及每一位居民。唉，我還是慢慢來吧！

過去幾天小威變得很狂野，他遇見來自東部城市查德拉的兩名男孩，他們自稱為盪繩高手，鼓動小威加入一些危險的特技遊戲，並且不讓在貯藏室忙東忙西的蘿拉看見。此外，晚鐘以後，當男孩女孩分別回到寢室休息時，小威就溜出睡籃，和查德拉的男孩會合，偷偷爬上一棵女孩樹；唯妙唯肖地模仿暴龍咆哮，還適時地轉了幾次睡籃，惹得所有的女孩尖聲怪叫。

第二天，蘿拉出現了，她清清喉嚨，用木匙敲著陽台扶手，我準備好接受責備。然而她轉向小威，只是說：「小丹尼森先生，不要讓我們再看到這種事發生。我可以請你今晚住在恐龍穀倉嗎？你可以在那裏試著扮演暴龍。現在去吃早餐吧！」

小威一走開，蘿拉就轉向我，感覺到我的困窘，「別擔心他，丹尼森先生，」她說：「他是個活潑的男孩，會長得很好。但他需要恐龍作作伴。」

由瀑布市來訪的蘿拉孫女米蘭妮。她傾聽貝殼好回憶瀑布的聲響。



小威在巨獸羣中過了不安的一夜。他跟我說，他睡得很少，不時聽到重重的腳步聲、鼻子的喘息和呼嘯，以及石頭在胃裏碾壓，悶悶的扎嘎聲（碧克絲告訴我們這可以幫助恐龍消化食物）。有一次小威張開眼睛，看見一個像獨輪車那麼大的頭，在他上空幾呎處瞅著他；然後搖頭擺腦隱沒在屋椽之間。
於是他夢到了走動的樹，和會呼吸的山巒。

結果，小威的行為迅速改善，他似乎又重新將精力投注到工作上。近來我常和希薇雅聊天，重新憶起我們在孵蛋場的日子。希薇雅個性甜美，這當然是為什麼她能和所有的恐龍維持非比尋常關係的原因。看起來她和小威彼此有良好的影響；他們的日子填滿了例行公事和學習，我也是如此。每天完成了蘿拉吩咐的差事，我就去探訪這個地區，同時持續我的日記和田野筆記。

在這樣的高度，植物種類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大約是在海拔 5,200 呎，（或者用他們喜歡的說法是 130 個頸長，每一頸長單位約為 40 呎。）目前為止，我辨識出一大片杜鵑花林，種類繁多的纖巧蕨類植物，小簇紫羅蘭以及許許多多野百合。夜涼如水，白晝則陽光絢爛，這裏真像天堂。

腕龍睡在穀倉裡，
防備偶爾迷途的
食肉龍類。

一天早晨，蘿拉愉悅地對我說：「亞瑟，你的漫遊有伴了。讓米蘭妮和卡波查跟你一道去吧！」米蘭妮是她五歲的孫女，卡波查則是一直陪伴她的樹龍。


米蘭妮



我們行過樹叢和荊棘時，米蘭妮常會在一大叢植物中的一小株嫩苗旁，佇足說：「哦！你長大了。」沒有一個花苞或一株藤蔓是她所不熟識的，我很快發現她簡直是一本植物百科全書，而且也深深陶醉在擔任老師的角色裏。

我問她從哪裏學得這麼多有關「綠人」的知識。「祖母那兒。」她解釋，「我幫她收集藥草。」多麼不尋常的一個孩子。我非常喜愛她，而且讓我很高興的是，她也喜歡和我在一起，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老師了。米蘭妮重新喚醒我還是個男孩時，無憂無慮地在野外漫遊，獲取知識的樂趣以及對自然的熱愛；我就是因此而走上科學家的道路。



長命樹

這是恐龍夢幻國才有的罕見品種，近似新舊大陸普遍的牛蒡屬植物。根很深，可以長到三到六呎高，開有鈎毛的紫色花蕊。花汁可做藥，尤其有益於促進翼龍強化翼膜的生長。

把根拔起來，曬乾，用屆根附近的泉水泡成茶，讓已經渡過二十四個夏季的人飲用，據說這樣可以改變體內的化學作用，反轉老化過程。這麼一來，人就可以和恐龍一樣長壽，甚至活得更久，超過 250 歲。

我遇過一位來自可比亞矮小而皺縮的人，他自稱為可納斯・海根，1618 年生於荷蘭，是一艘往返荷蘭、東印度船艦上遭遇海難的四名水手之一。他對於爪哇沿岸的胡椒出口港，以及其他古老軼事瞭若指掌，令我無法輕易否定他的陳述。

上述說法正不正確，我不知道，不過，我是個實際的人，而且身為科學家，對於即使是如此長期的實驗也深感興趣，現在我養成了喝長命茶的習慣。這顯然就是在瀑布市時納伯含糊提及的「草藥」。

昆諾阿藜

恐龍夢幻國的人並不知道玉米和小麥，他們種植各式各樣我並不熟悉的穀類，包括一種昆諾阿藜的變種。它的小種子曬乾後，蒸成泥糊，頗具堅果風味；也可以碾成粉做可口的薄餅和水餃。

阿茲特克人利用昆諾阿藜各個部位做不同的用途，並尊崇它為生命之源，臣服於西班牙人之後，他們就將神聖的穀粒好好保存在袋子裏，隱藏在山中。

1582 年一名阿茲特克人的後裔，名叫特魯卡・烏曼，搭乘聖裴佐號航行。船沈沒了，他被海豚救起，還帶著他安全密封在椰殼中的昆諾阿藜種子。從此這種植物在恐龍夢幻國繁衍開來。

餐具上通常可見特魯卡・烏曼的肖像，穿戴完整的頭飾，騎在海豚背上——餐具的確是表現富饒象徵的適當用具。





通往蜂窩
的梯子

所有的衣物都在樹頂上清洗。
雨溝會收集水，得省著用。
男孩也要自己洗衣服。

在海上裝配帆索
的經驗使
小威無懼於
這樣的高度。

大家都希望
我盪盪這個鞦韆。

腕龍鼓勵男孩
從事一些
危險特技，
幸好地底下
鋪了層樹葉。

碧克絲喜歡和
原龍腳類
用音樂長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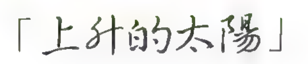
竹製排簫

龍腳類恐龍以音符做為溝通方式，就像鯨或海豚一樣，牠們以不斷升高的滑音起頭，做為「尋找」的呼喚；下降的滑音表示關心或沮喪；一連串迅速上揚或下降的音符代表興奮或忿怒。並以這些簡單的基礎，發展出豐富的音樂語言。

指琴

木琴





「上升的太陽」



「降雨」

姿舞是用許多姿勢
來表達各種語彙，
由人和恐龍搭檔
共同舞出。



「地底下流動的水」



普通人所看到的景象

我們花了好幾個星期和恐龍住在一起，研究他們的習性。這段訓練期很快就要結束了，碧克絲特別要求我繪製這些圖來顯示恐龍所看到的景象，顯然和我們人類大為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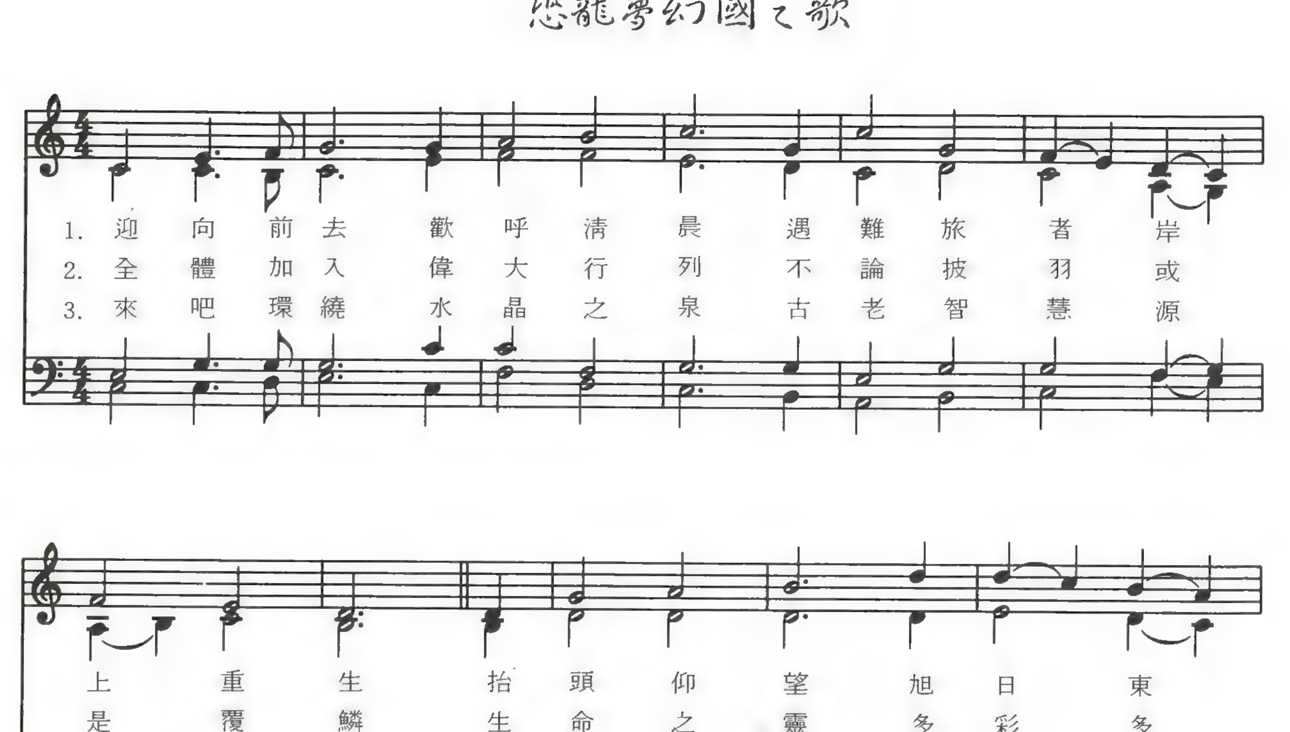
恐龍的眼睛視野較廣，邊緣彎曲好像一個充滿了水的玻璃球。沒有任何東西看起來是灰濛濛、暗淡或單調的；相反的，他們所看到的是色彩繽紛的游移微粒，舞動的色點鑲嵌成不斷變換的景致。就像我們能見到夜空中的滿天繁星，他們在白天的樹林裏能看見閃閃爍爍的生命軌跡，一個充滿生命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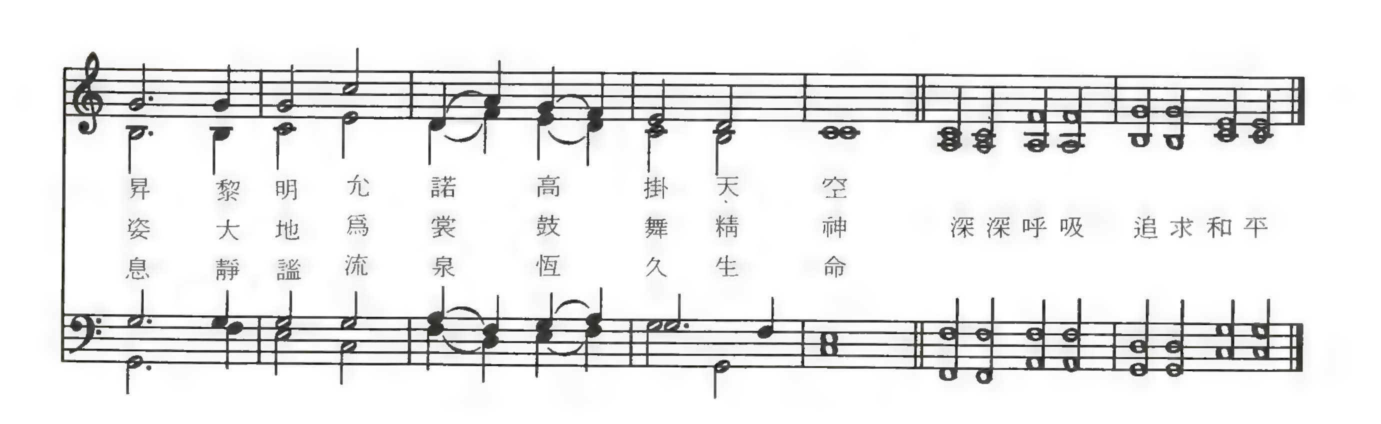
有些人能夠看到恐龍所見的景象，碧克絲加以解釋：藝術家、詩人以及小孩。但是其他的人，隨著年歲增長，哺乳類部分的腦袋壓過了殘存的爬行類部分，使得我們無法欣賞這個世界的某些光彩。



恐龍所看到的景象

恐龍夢幻國之歌





4. 舉起鑿刀敲響鑼鼓　以爪以指平添絢麗
石地升起光輝城市　勝利之聲響徹雲霄


劍龍是
最挑剔的動物
在陌生人環伺
的情況下，
刺盾角龍
需要人
摸摸
他的下巴
來安撫情緒。
圓頂龍需要
常常清理牙齒
「空中拋擲」是
頗受歡迎的運動。

訓練季節結束後，年輕人將要參加恐龍奧林匹克運動會，一年一度在樹鎮附近的可比亞屯墾區舉行，其中競爭最激烈的是奪環大賽。



這項比賽的目標是奪取到最多指定顏色的圓環。跑道上懸掛的旗幟代表島的四個方位，圓環鬆鬆地黏在紙條下方。





鞍上坐兩名騎士：年輕女士在前，以碰觸做信號來指揮方向，小伙子則站在後面，在跑過跑道時，用竿子奪環。借重座騎恐手龍的技術和本能，騎士與恐龍三個形成一組。

人類騎士由蘿拉挑選，令小威雀躍不已的是，他和希薇雅分在同一組，代表西北區的孵蛋場出賽。希薇雅和恐龍相處得水乳交融，勢必大大地發揮作用。

要瞭解恐手龍的模樣，不妨想像一隻比平常高大三倍的鴕鳥，全身是象的皮膚，在色調明亮的油漆河裏泡過，再像駱駝一樣地昂首闊步。小威、希薇雅和其他的競賽者都花了數日工夫和那些性情浮躁的座騎一起練習。



比賽當天，人潮不斷由深湖四周的村莊湧入鄉間競技場，沒有一個小孩留在庭院，也沒有任何一件絨袍留在衣櫥，更沒有一頂帽子還掛在釘子上。

經過長時間的饗宴和舞蹈，來自森林邊緣的喇叭聲，讓所有的人靜了下來，全神貫注。接著鐃鈸聲突然響起，大眾陷入狂熱的情緒中。一隻小小的雙型齒龍帶頭，就在奔跑的巨獸跟前穿梭飛翔。一開始我試著素描，但是不久就發現自己拼命高喊加油，在尖叫的觀眾羣中跳上跳下。

小威和希薇雅繞著跑道，一圈，兩圈，三圈：有時漏失了一環，有時抓緊了，直到鐃鈸再度敲響，比賽結束，他們艱辛地套到四個環，獲得冠軍。

我兒子的隊伍贏了！許多手拍著我的肩膀以示祝賀，還有許多長脖子恐龍向我搖頭擺腦，深表讚許。雖然我對於這次勝利根本毫無貢獻，我仍然沈浸在歡樂喜慶的氣氛裡。

奪環騎士

小威、希薇雅和「大爪」從人羣中出列，身後尾隨著一票孩童。勝利的三口組停下來接受所有恐龍長者的祝福，這些長者有許多是數月前在神殿遺址舉行大會的參加代表。

「斷角」頒給每位一樣吉祥物，祝福他們此去的旅程，並且致詞，這回由碧克絲翻譯：「你們人類現在已經破殼而出了，準備成為住民搭檔。大地、天空，以及海洋全部開展在眼前，你們要選擇哪一區？哪一個生命帶？」



小威和希薇雅騎的是恐手龍「大爪」

這次勝利肯定了他們前往峽谷受訓成爲天威騎士的資格



「天空。」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我們很快就出發前往峽谷市，雖然勢必可以一探東方的神秘世界，小威和希薇雅也會在那裏完成訓練，我還是很難過要離開蘿拉和米蘭妮。小威被想飛的熱誠催逼向前，我則被探索發現的渴望吸引著往前；漂泊無根的生活自有慰藉，然而，我仍會懷念朋友。

我們騎在遷徙中的雷龍高背上，在北方平原上快速行進，分水嶺山麓小丘的景致清晰可見。

一天早晨，靜默冥想了一會兒後，小威向碧克絲問道：「他說我和希薇雅『破殼而出』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看到我們以前是活在一個蛋裏面嗎？」

「你必須了解，小威，斷角認為所有的年輕人都像蛋一樣受到周全的保護。那可是極大的讚美，破殼而出並不簡單，沒有卵黃囊保護的生活可不容易。」小威倒不覺得這種比喻有什麼奇怪，他已經安於人類和恐龍的關係了。

終於一道來自山脊的強風宣告我們到達了峽谷市。在城市邊緣下「車」，眼前是張口向我們召喚的夢土，空曠而多岩石。



1865 年 11 月 16 日

對不會飛行的人來說，峽谷市以及鄰近的天威棲息地——裴特斯，就像無船可渡的人所面臨的碼頭。我原先期望天威會像威尼斯的渡船一樣排成一列，上面有熱誠的嚮導準備好帶我一飛沖天。然而一次僅容一名騎士坐在那特殊的鞍上，而且騎士必須比放鷹者瞭解他的鳥般更熟悉他的座騎才行。

但是對於必須行走在地上的旅者而言，小徑和橋樑交織而成的市區道路可以飽覽許多奇觀。例如，我才剛欣賞完一隻愛德蒙托龍美妙的獨奏會回來，他利用一座自然圓形劇場的回音效果，製造出悠揚的合聲，而以抑揚頓挫的吠咳聲做為結束。

許多公寓由堅硬的岩石雕刻而成；或由磚塊築成，緊挨著岩架。窗戶小小的，糊了紙，沒有裝玻璃。人類住處的內壁繪有嬉戲海豚和鮮豔野花的壁畫，屬於米諾斯文化的風格。

村民在峽谷狹長的石崖上種植棉花、胡椒和南瓜，闢成梯田，一層又一層直到谷底，垂直距離是 145 顯高(5800 呎)。即使看得見的話，阿姆河也只是一道蜿蜒的棕線。隨著午後陽光慢慢移動而變化，各區域的輪廓清晰可辨，我彷彿見到岩壁上有巨大的影像。我一定要找條路去勘查。

每天黎明之前，小威爬出床（床像個壁龕），得花兩小時攀爬上天威棲息處。就像許多我見過的恐龍住所，這裏沒有我們在歐洲建築物中所見的方角和平面，而是順著岩石自然的流線所構成，再輔以連結的圓形或螺旋形的設計。

明天我就要陪小威去見訓練新航員的首席指導歐魯。

峽谷市的壁畫



天威指導員
歐魯

歐魯和實習飛行員聚集在天威羽翼籠罩下的岩壁上。天威用嘴理理牠的外皮、伸伸懶腰，慢條斯理地踱著方步，翅膀一張一闔，最後呆呆地歇息著。

「請記住這是翼龍而非恐龍，」歐魯說：「牠不會瞭解人類或恐龍的語言」。

「在古代，兩支大型翼龍，無齒翼龍和風神翼龍天威分道揚鑣：天威飛上高空，選擇彩虹作為標幟；而無齒翼龍則留在峽谷成為地下世界的守門者。兩者都是峽谷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你們必須尊重這件事實，牠們是各有職守的好兄弟。」

「你們會發現，」歐魯繼續說：「天威不會飛越守衛下峽谷的崗哨。你們在飛行時，也不可越界。」

正式飛行員

見習生

新手

接下來幾天，小威和同伴開始進行飛下峽谷短程練習時，證實了歐魯所說的話，一到石崗，每一隻天威都會廻身，好像巴爾的摩客機轉彎一樣，回到牠所熟悉的地方。

峽谷下有什麼秘密呢？歐魯提及的「地下世界」好像那是一個真實的地方。瀑布市的古老地圖會不會在這裏找到印證呢？我現在對這個謎團的好奇心愈來愈強烈了。

在恐龍夢幻國的所有旅途中，我們遇到的人都是坦白直爽而溫和的，不避諱任何詢問，不隱藏任何秘密，也沒有恐懼或禁忌。然而現在，一問起崗哨的事，卻會換來不安的聳肩，或者至多說那個地方屬於別個世界。而且這是第一次碧克絲幫不上忙，她廻避問題，閃爍其詞。看起來我得自己去找答案。

天威不會
飛越崗哨



歐魯只是警告不得「飛越」崗哨，曾有人步行探險過那個區域嗎？是的，的確有，不過是很久以前的事，沒有人記得了。人們似乎因為尊敬恐龍，而不願去觸犯禁忌。如果我以科學的名義去探查一下，會招到反對嗎？這倒不會，不過，他們的語氣卻充滿了疑慮。如果我想去，只要自己下定決心就成了。

對於這次探險，我和小威談論了一夜。令我驚訝的是，他反對我「伸長鼻子到處嗅」，但是他同意陪我一程，至少送到峽谷底，而不顧希薇雅的極力反對。

我們為這次遠征準備行囊：乾糧、輕便的毯子、防水的筆記紙。雖然小威願意幫我持續記事，但我當然也得紀錄底下的所見所聞。我穿上外套、加強腳底的裝備，可以預見這將是一趟艱苦的旅程。

我們從一條仍在使用的古道下懸崖，路只通到水邊，再往南走就要涉水或攀緣岩壁。我們抵達峽谷市下方幾十哩之遙的河流交會處「古峽」，在那兒搭起了帳篷。滔滔的碧波和清水與阿姆河的濁流在此匯合。藉著火光，水上的岩壁顯現一道清晰的光澤，不是天然侵蝕而成，倒像是被什麼東西磨成光滑的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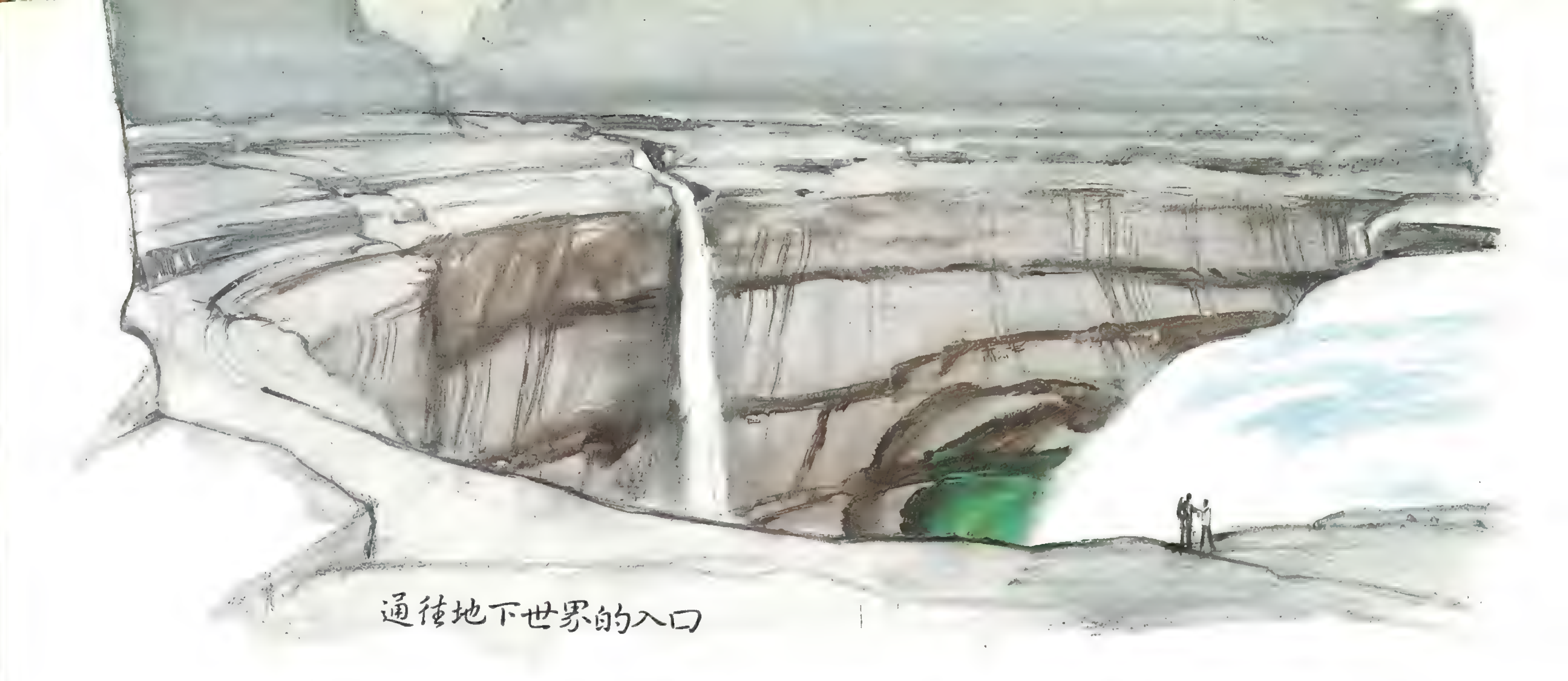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們沿著光滑壁面下的小徑越過崗哨，在這裏過一個河灣，我們見到一幅不尋常的景像：奇怪的建築物，埃及式的，還有許多雕刻，表現人和恐龍的第一次相遇。這些都令我們深深著迷。

我們進入一個下沈的峽谷，
到處是古老的建築



古老的浮雕

我們繼續順流而下。在未見到無齒翼龍之前，我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死亡的氣息瀰漫在空氣之中，四周躺著恐龍的屍骸，被食腐性動物啃食得乾乾淨淨，只剩下骨頭。無齒翼龍並沒有攻擊我們，卻警覺而惱怒地飛到一處孤絕的峭壁頂上，嚴肅以待地目隨我們前進。



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

在這片破敗的土地上，沒什麼可怕的東西，一片靜寂肅穆，顯然是恐龍的聖地，在他們最後的日子可以選擇來到這裏回顧神聖的雕像，然後將血肉獻與來生。

前方深沈的隆隆聲吸引我們前行，結果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圓穴，阿姆河河水直瀉而下。一條寬廣的蜿蜒小徑盤在壁緣，是古代巨獸用爪子挖開岩石開鑿出來的。但在此時，小威認為他不應該再往前走了。

「在這裏等著，小威，」我說：「我會先下去瞧瞧。」我從陡坡往下約一百呎，發現河流造出一條深深的隧道通往地下，頂上是拱形石壁，兩側是安全的步道。一陣清新飄香的涼風拂過我的臉龐。我繼續向前。現在我可以見到一道奇異的亮光，是磷火，照耀在生長的植物上：苔蘚和蕨類，然後是一簇一簇繁茂的灌木。其中一種是屬於藥用蒲公英之類的植物，據我所知是可以食用的。我想這一路走下去也不怕餓著了。

我攀爬出洞，發現小威正向上望，在環繞四周的石帘上方，一小片可見的高空上，他的天威徐徐降落。牠竟敢進入無齒翼龍的神聖領地，由此可見牠對小威的關切之情。

「對我來說，這是一生難得的機遇，」我對小威說：「這是通往全新世界的門戶。」我再三向他保證，我有充足的糧食，幾星期之內必定返回，並謝謝他願意替我繼續寫日記，而不在乎本來他自己的時間已經得用來應付新的要求。我不太會表達我有多麼以他為榮。「祝你受訓成功。」分手時我對他說。

我望著他的天威振翅，急速升空後，我就轉身往地下走去。



威廉•丹尼森日記　　1866年3月10日

忙碌的幾個星期過去了。第一次在這個本子上提筆記事時，幾乎可以感覺到父親就在我身邊。

我們的訓練很辛苦。躺在鞍上使我的肩頸疼痛不堪。西柳絲狂野而獨立，不太受控制。目送牠回巢後，通常我會和希薇雅及碧克絲共渡夜晚，有時就待在碧克絲家。「希薇雅也是不受擺佈的。」碧克絲曾對我說。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並不想控制希薇雅，只想管住西柳絲。而且根本沒有人能夠擺佈希薇雅。看看我父親離去時她對他說話的態度就知道了。真不曉得父親現在在哪裏。

碧克絲說那些洞穴是一個巨大網路的一部分。現在沒有人下去那裏了，但是那兒就是島上所有生靈的庇護所。碧克絲說某處峽谷壁上雕刻了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人類尚未到來之前，天空滿布烏塵，天氣很寒冷。恐龍收集了種子、孢子、昆蟲——所有的東西，全部轉入地下，有點像諾亞方舟的故事。後來，當空氣再度清新，所有的生物又回到地面。父親下去的那個斜坡就是當時恐龍用作出口的。恐龍行過崗哨去等待死亡，因為那樣彷彿是返回故鄉。

父親離開已經一個月了。怎麼去這麼久？我覺得愈來愈了解西柳絲了，牠現在肯讓我在牠的翅膀上塗抹牛蒡藥。昨天我們練習頂著強風起飛和降落。除了飛行，還要研讀一大堆有關雲層和風的知識。至少我在讀書方面比希薇雅強。碧克絲說這是因為父親的遺傳。他應該很快就會回來了。歐魯努力糾正我從騎馬養成的習慣。不要操縱，他高喊著。希薇雅比我幸運多了，她沒有染上壞習慣。今天我再次問歐魯什麼時候才能成為正式的見習生。

「西柳絲和尼柏會告訴你們什麼時候，」他說：「你們必須贏得牠們的敬意，你無法要求牠們帶你升空，除非你能自己感受背著重物而扶搖

天窗　　貝殼燈　　家人盡可能多聚聚

講臺

碧克絲的家，和她同巢的有哥哥海若和母親佩佐

直上青天的感覺。你必須讓牠們知道你並不是被綁在地上的。」

「我怎麼能辦到呢？」我問，「我自己又不會飛。」

「你會爬吧？」他說：「你有腳，而且你可以背東西。」他用下巴指著一羣山巒。「在那裏，在高高的山頂上你會發現一棟古老建築，稱為天柱。其他的騎士都爬過了，不過你將是爬天柱的第一位由海豚背來的人。希薇雅會和你一起爬；你可能需要她的幫忙。這是艱難的旅程，但是想想西柳絲和尼柏；通過考驗你就會贏得全心全意的夥伴。」

當我們邀請碧克絲一道去時，她眨眨眼。「不，不，不該我去，」她說：「你們該去。我可不是爬山專家，再說我還得料理一些家務事。」

幾個星期後，希薇雅和我離開峽谷市，告別了人類及恐龍朋友。歐魯向我保證父親一定會回來，而且一定會受到照顧。西柳絲和尼柏在路頭等我們。離開牠們實在很難過，尤其當西柳絲用羽翼環抱我的時候。在我和希薇雅出發時，牠們都伸展雙翼，緩緩揮動，好像揮手說再見。希薇雅哭了，因為背上的重物使我無法摟她，不過我握住了她的手。

到禁山西部山麓為止，路還很好走，偶爾我們會遇見旅者，這裏雖然離海很遠，仍然可見到一些紀念碑——恐龍的傑作，希薇雅說，用來膜拜海洋生物，例如三葉蟲、鸚鵡螺，或者海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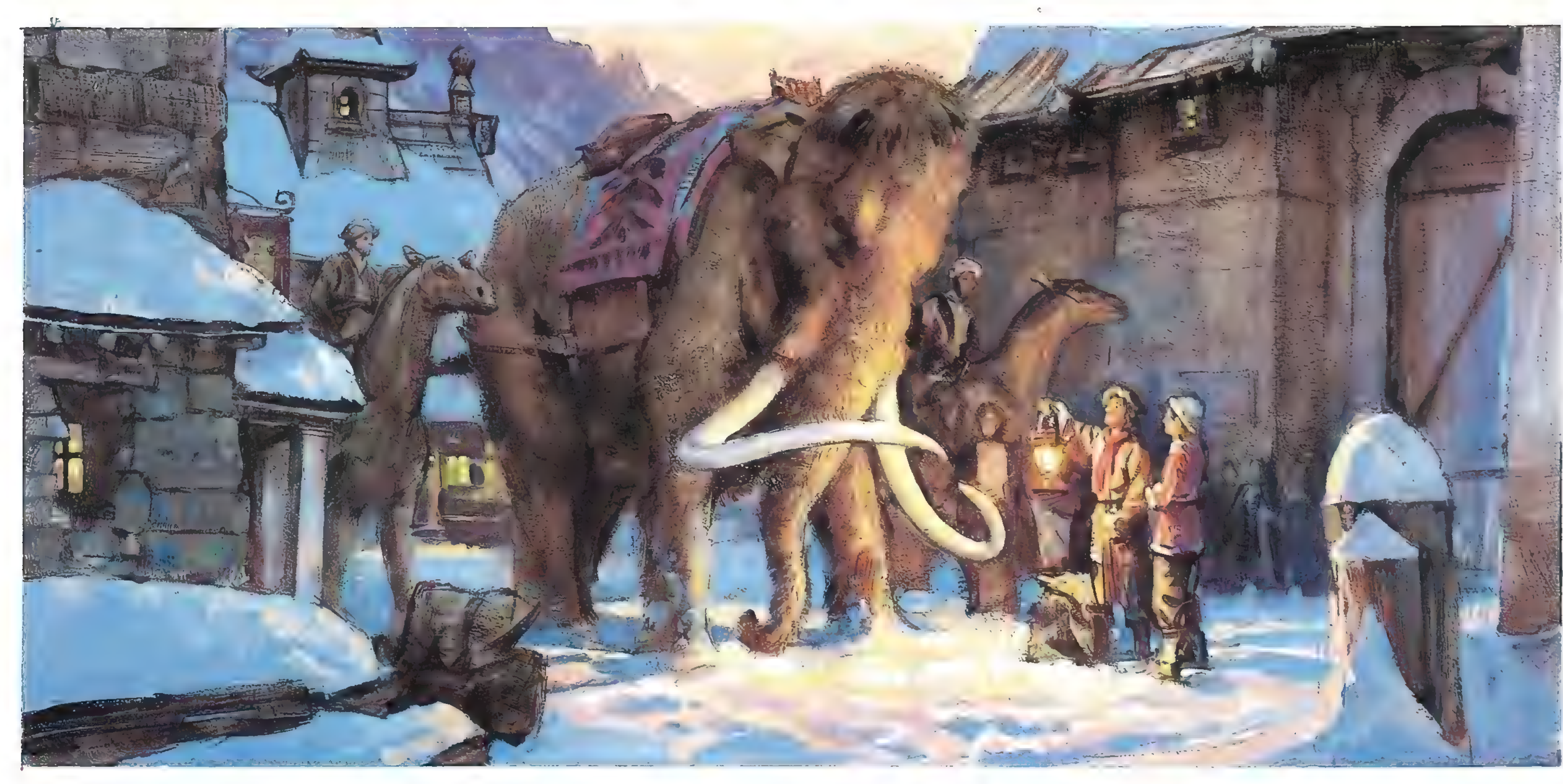


西柳絲



三葉蟲紀念碑

住在山區的哺乳動物：
笨足獸，雷獸



幾天之後，寬廣的恐龍大道變窄了，取而代之的是溯溪而上的步道。我們開始爬越濃密的林谷，先是銀樅林，再慢慢轉成矮小的杜鵑花。希薇雅發現味道清涼的蔓草，收集起來熬成好茶。幾天以來，我們都很辛苦，被巨大的尖石堆所阻，這些石頭有的比房子還大，到處散佈。有時我們被激流沖散，我也很擔心劍齒虎，所以找來一根堅硬的尖棒。希薇雅大笑。我才不在乎——這棒子用來爬山也很方便呢！站在光禿禿的高地，我們可以俯視峽谷：看起來好像桌上的一小道刻痕。一度我們以為見到了西柳絲和尼柏，遠遠地注視著我們。不過有可能只是其他的天威。

我們抵達了第一個目的地，人類和大型哺乳動物共處的一個村莊，有生活在地上的巨大樹懶，雕齒獸和駱駝，在天性上都比恐龍好動、粗野。

一隻頗富同情心的長毛象，牠是大牙的堂親，願意盡力載我們一程，因為牠對這一帶很熟。牠的腳力很好，也能在水上行走。每一晚牠為我們找尋藏身處，並用牠溫暖的龐大身軀擋住空隙。在牠必須回去之後，我們徒步攀登山崖。每爬過一座山脈，高高在上的遠方建築似乎又飄升得更高，而且不時消失在霧裏。我們輪流互相打氣，希薇雅從不抱怨；在冰冷的夜晚，我們緊緊相擁。

天柱



終於，在一個非常漫長的白日即將結束時，我們攀上了頂峯，卸下背包，滿懷欣喜地靠在基石上休息。雲層漸厚，掩去了最後的夕陽餘暉。在我們上方，鈴聲響起，我們後來才知道這是用來宣告「黑幕升起」，也就是夜晚來臨了。我們大聲高喊了許久，終於讓人鬆了一口氣，起先出現了一張臉龐，然後好幾張臉從欄杆探出來。接著一條繩梯丟下來，落在我身邊的雪地上。

受到歡迎之後，我們直接被帶去見主事者，列維卡·甘伯。他一點也不浪費時間，馬上在陶杯裏裝上熱奶茶，送上我們在恐龍夢幻國首次見到的毛毯和濃郁的熏香來為我們洗塵。這種種款待使我們一下子就陷入沈睡之中，連做個夢也沒有。

第二天早上，吃過簡單的早餐，我們四處瀏覽古老的壁畫，知曉了一些歷史。雖然我們與恐龍大不相同，仍然感受到他們的善意，因為這棟堂皇壯麗的建築是源自他們的理念，再由西藏人建築而成的。恐龍理解到有些新來者會因獨居而受益。有些人需要某段時間的獨處，滌清對失去一切的追憶，直到他們準備好接受新生活。沒有地方比這裏更適合離羣索居了，因為無路可走，補給品是由稱作「天艦」的飄浮氣船送來的。



地圖室

山巔生活開始在我身上產生奇妙的影響。黎明時，有著全然的寂靜。天氣晴朗的早晨，阿姆河和波隆哥河兩條大河道從陽台上一覽無遺；我甚至可以見到一粒小白點，那一定是瀑布市。深夜，或者風在外面的冷石頭上咆哮時，我偶爾會大膽地進入位於建築物內部的地圖室。我很高興發現了一張標示地下世界多個洞穴的地圖。顯然有許許多多明亮的走廊和房間，以及好幾個門，父親可能都走過了。不過以我對他的了解，他若不能滿足好奇心，



列維卡・甘伯

絕不會罷休。我告訴列維卡父親的旅程，他似乎感受到我在想法上的轉變。

「你會再找到你的父親，」他說：「然而你們倆都會不一樣了。」我催他解釋。

「每一個來到恐龍夢幻國的人都會重生；而每個人的新生都將不同。你的父親會在大地上誕生；你和希薇雅則在空中誕生。」



希薇雅同意我的看法，列維卡已經很老很老了。我猶豫著不敢問他的年齡，可是希薇雅一直嘲笑我，我只好開口問了。他說：「我已經很久不去計算年歲了——」然後，眨眨眼，補充說：「我已經告訴過你那位年輕朋友了啦！」

希薇雅的淘氣和活潑打動了天柱其他的住持。當她向他們學習利用哺乳動物蛻下的毛編織繁複美麗的作品時，我常聽到他們的笑聲。我們兩人都幫忙做些雜事。雖然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希薇雅卻似乎常常發著呆。對我而言，她仍充滿神秘。

寫下上面的文字後，發生了好多事情。一天早上，列維卡打斷了例行差事，要我們坐下，遞給我們每人一疊非常老舊的褪色圖卡。「仔細瞧瞧，」他說：「再選一張還我。」我全神貫注思索每一張圖像：一座橋，一棟房子，一條魚，一團火焰，一輪明月，一朵雲，一朵花，以及一隻三葉蟲。我將雲卡放回他等著的手裏，同時希薇雅也給了他一張卡片。我們互望了一眼。列維卡舉起卡片——兩朵白雲。霎時我們都明白了這是個轉捩點，列維卡也明白了。同時他必定早就發現了天艦正從遠方慢慢接近，飄浮在地平線上。當我們收拾好行囊，互道再見時，它已經浮現在頭頂了，以網索綁在銅鈴上固定著。

當絞盤放下一包包的貨物時，列維卡微笑轉向我們，「深深呼吸，」他說：「高高飛起，追求和平。」然後揮手叫我們爬上梯子。我們跟隨艦上的人，蹲在船形的吊籃裏。繩索放鬆了，我們靜靜地注視著雪峯漸漸下落。

船首設計成
天鵝的形狀。

全速前進
的速度
可達六浬。

兩個螺旋槳
由踏板啓動。

增減袋石，
直到上升的
力量正確
爲止。

張開雙手，
衣袖下的
絲質流蘇
可用來指示
氣流的
變化。

艦手

一開始，我們好像一片葉子在靜靜的河上飄浮，太陽輪流曬熱每一邊的氣囊，我們也隨著緩緩迴旋。在我們開始踩踏板之前，一直是全然的寧靜。艦手兩人一組輪流踩著吱嘎作響的踏板，使我們快速前進，以至於能感受到寒風撲過臉頰。

艦手對於瀑布市很熟，其中一位是退休的天威騎士。他們很樂意盡力載我們向東行，直到無法再前進為止。然而在我們下方的雲海似乎開始騷動不安。航行四個小時後，遇到一股由禁山東麓上升的熱氣流，我們發現底下的世界愈離愈遠了。上面的天空呈現陰暗的深藍色，空氣稀薄，令我們氣喘吁吁。拉動一條紅繩釋放出稀有氣體使得我們轉變方向，鑽進雲層裏，雖然割斷一袋又一袋的石頭，我們還是急速地向下墜落。狂風從四面八方襲來，一下子我們陷在灰濛濛之中，一下子又幾乎撞上山壁。這是肅穆的忿怒，完全不像當年擊沈我們船隻的狂野風暴。當我們停止踩踏板時，唯一的聲響是吊籃微微的呻吟和山徑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風嘯聲。



可憐的希薇雅在搖晃旋轉中苦不堪言。我緊緊抱著她、安慰她，告訴她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在一起。在逐漸昏暗的光線中，我們看見繩索和舵都毀壞了。艦手盡其所能地丟棄東西，可是氣球還是無法升空。

在某一瞬間，每個人都領悟到我們已經完全失去控制，再努力也沒有用了。黑暗籠罩著我們，奇怪的是，我竟不覺得害怕。我們儘量尋找掩護，希望能夠安全迫降。

然而這漫無目的的飛行竟又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絲毫感覺不出行進或方向。希薇雅和我甚至瞌睡了一會兒，又被暖風喚醒。

突然一名艦手高呼，但是他的話淹沒在連續的顛簸跳躍以及最後的碎裂撞擊中。我們後來才知道最後的撞擊幸好被一片花海緩衝了。在確定沒有人受重傷後，我們精疲力盡地蜷曲在地上睡著了，直到黎明喚醒我們，並照亮一艘七零八落的破船。

在愈來愈亮的曙光中，我們看到地平線出現了一座大城市。駕駛員立刻認出那是恐龍夢幻國的首都。吃了殘餘的食物後，我們上路了。

即使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就已經聽到宏偉的正門傳出音樂和笑聲。顯然沒有人發現我們的墜落。於是我們加入帶著花和彩旗的人潮之中，進入首都。





興高采烈的人羣
正歡樂地準備遊行，
我們也感染到四周
狂野喜悅的氣氛。



希薇雅挽著我的手臂，我們像蜻蜓點水般地遊走，無視突然震動的鼓聲、刺耳的喇叭聲或孩子瘋瘋顛顛跑過的尖叫聲，而他們的長尾巴保姆則緊張地跟在後面追。我知道身上還殘留著在與世隔絕的山頂所獲得的寧靜，以及才經歷過的空中迫降。不過，希薇雅就在我身邊一起走著，我感到極大的喜悅。父親曾經告訴我計時員馬立克的話：「整個地球有共同的心跳。」現在我第一次知覺到那賦與我們、賦與一切生物（不論形體大或小）的那個生命的脈動。

這時有一名女士，顯然是城裏的官員，走近我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後歡呼：「是你們！希薇雅和小威。」

「是啊，你猜對了。」希薇雅說，很納悶居然被認出來。

「太奇妙了！你們知道嗎？哦，當然不知道，亞瑟和碧克絲來過了，我是說他們已經走了。哦！你們剛好錯過了。他們幾天前到瀑布市去了，走陸路需要三天，所以你們應該——」

「我父親和碧克絲？」我插嘴：「他們在這裏幹嘛？他們應該在峽谷市啊！」

「喔，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的確在這裏。他們從海上來的，突然出現在港口，搭乘一艘非常怪異的交通工具。來，我帶你們去瞧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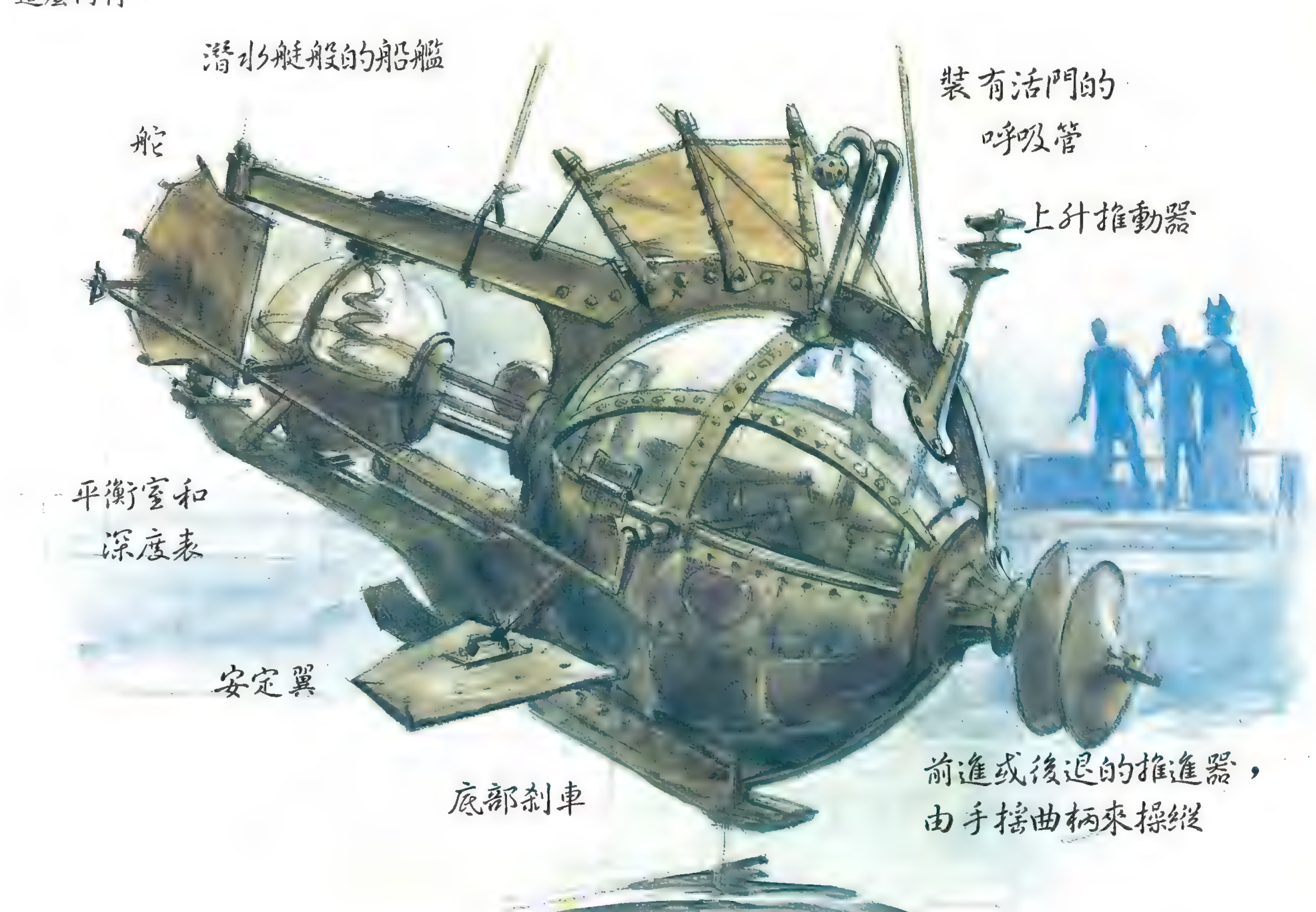
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我們跟隨這名嚮導來到港邊。一艘奇特的舊式船艦懸掛在那裏展示。玻璃圓頂，黃銅艙門，線圈、皮帶、絞鏈和方向翼雜七雜八地組合成一艘看起來像潛水艇的船艦。

「這是不是很天才？」那名女士說：「這可是碧克絲幫著亞瑟製造出來的。」

我大吃一驚，從來不知道父親對機械這麼內行。

「父親一定是找到通往地下世界的路了。」我說。希薇雅興奮地表示同意。那名女士建議我們立即利用訊號塔傳送消息給歐魯，要我們的天威前來，並且允許我們騎著飛行。此時遠方傳來嘹亮的樂聲。

「在你們等待天威的時候，」那女士又說：「請加入我們的遊行。你們今天抵達可真幸運，今天是我們讚頌孩童孵化的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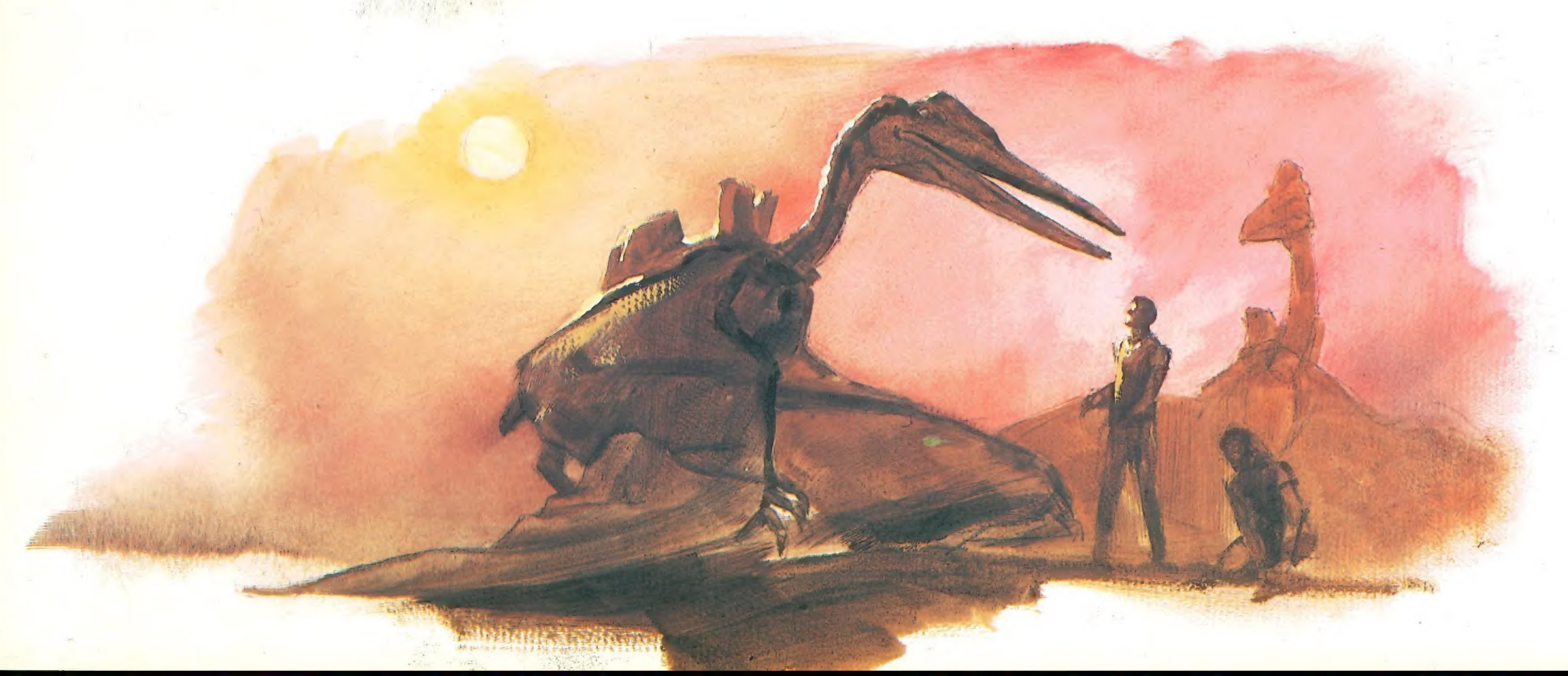






希薇雅和我沒有加入遊行，光是看看就很滿足了，眼前的一切彷彿置身夢境。有人送希薇雅一籃紫羅蘭和雛菊編成的頭飾。不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我心裏都會永遠記著她現在的模樣。我不確定她的感受，卻很清楚自己對她的感情。知道我們的父母會認為我們還太年輕，不適合成為伴侶，但是至少我們將要一起分享天威騎士的生涯。

終於，西柳絲和尼柏抵達了，這真令我們雀躍萬分。綁在牠們鞍上的是我們的新飛行裝束，肩膀上飾有見習生的徽章。我們打開歐魯寫的字條：「恭喜！你們不需要徵求我的同意；牠倆已經同意了。高高飛起，追求和平。」





西柳絲和尼柏載我們到瀑布市的登陸平台。我們佇足了一會兒，為再度感受轟然流瀉的瀑布而激動。不久碧克絲來了，興奮地搖頭擺尾。

希薇雅蹲低身子問她：「妳怎麼沒告訴我們，妳要去找亞瑟？」

「我不想讓你們擔心，你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覺得亞瑟可能急需一些協助。」

「但是一隻恐龍，進到地下世界，不會打破古老的慣例嗎？」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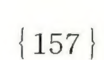
「身為使節，我們可以自由前往任何用得到我們的地方。現在來吧，有人想見見你們呢！」

她帶我們到圖書館去，終於見到父親了，他正被一羣急切的地理和歷史學者圍著討論，一看到我，馬上停頓，過來擁抱我，這是他在我長大後第一次抱我。當我喘過氣來，我說：「聽說你剛剛抵達。在下面發生了什麼事？你遇到危險嗎？」

「嗯，呃——，」父親遲疑了一下：「就某些方面而言，我的孩子，可以這麼說。但是，哦！小威，你不會相信我見到的奇觀，多麼神奇的發現——」，他用手環抱希薇雅，「不過，告訴你們實話，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從來沒有見到任何兩個人像見到你們倆這麼地高興過！」



新的
工作室
從這裡很容易
就可以走到圖書館
以及瀑布。



重聚後，我們
站在一起
觀看瀑布。

亞瑟‧丹尼森日記

看完了小威的筆記，對於其中流露出的轉變，不禁微微一笑。當我離去時，他還是個小男孩；當他跨入圖書館的大門時，已經是個青年了。看見小威和希薇雅都穿著天威騎士的制服，讓我充分感到做父親的光榮。有著堅毅的額頭和寬闊肩膀的小威，像一個充滿決心的男子漢。從他們彼此交換的眼神中，我看出小威和希薇雅已經成為互敬互重的好朋友，而且彼此深深相愛。

我是不是也有所改變了呢？或許是吧。很久以前我們在波士頓碼頭告別的那些親愛的舊世界的朋友，若見到現在的我一定會大搖其頭。但是我懷疑自己還會再見到他們。那倒無所謂。我們舊有的生命已得到豐富的報償，對此我很感激。但是在恐龍夢幻國，一個神奇的新世界正在眼前展現，用新的眼光看世界讓我返老還童。我發現內心充滿了無盡的熱情。納伯給了我一間俯瞰瀑布的簡便工作室，可以放我的螺旋懷錶、羽毛筆和鉛筆、地圖、設計圖，其中很重要的是我最近的田野筆記，現在還很凌亂，因為是在地下世界艱難的處境裏草草寫就的。在這兒有一輩子——很長一輩子的工作等著我去做，我已經等不及要開始了……

